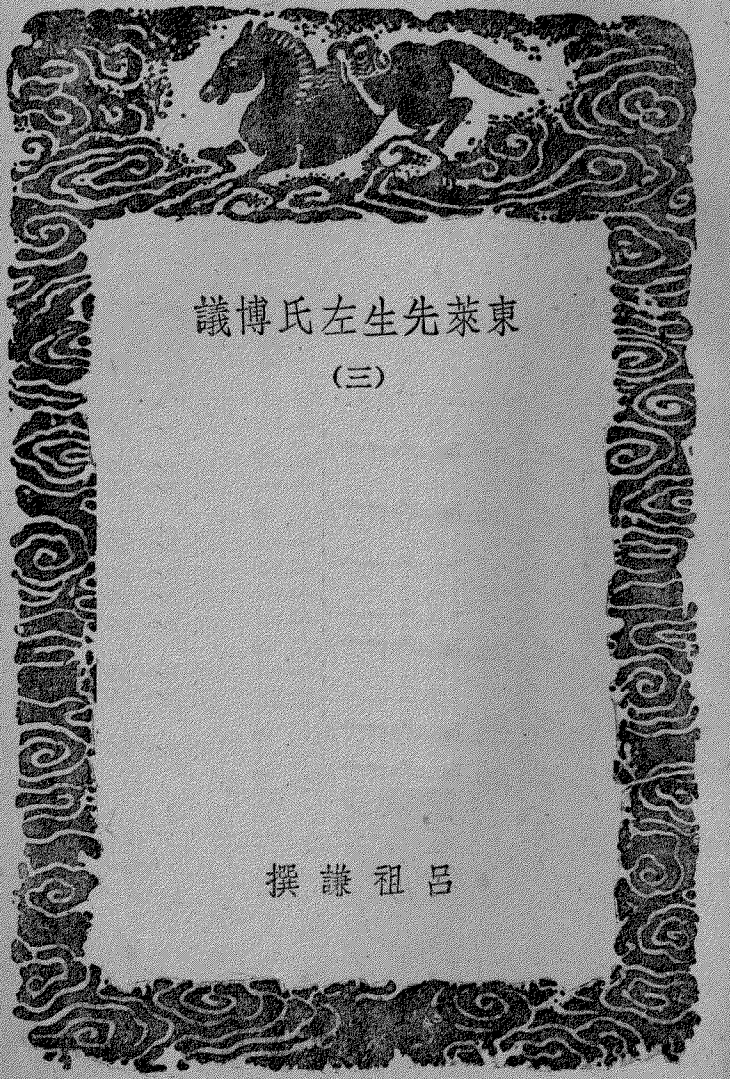


東萊先生左氏博議

三





東萊先生左氏博議

(三)

呂祖謙撰

叢書集成初編

(補印本)

東萊先生左氏博議

三 冊

一九三七年五月初版
一九五九年十月補印

呂祖謙撰

商務印書館出版

上海大眾文化印刷廠印刷

東萊先生左氏博議卷之十七

福太廟躋僖公

文公二年

順祀先公

定公八年

議禮如聚訟。斷禮如聽訟。競禘爭貽。駁郊難社。大訴牒也。據章守句。執文乘法。大券契也。棟充宇積。帙千簡萬。大案牘也。前師後儒。乃禮中之證佐。黨同伐異。乃禮中之讎敵。析言曲辨。乃禮中之姦氓。斷禮者苟欲隨事而折之。隨說而應之。彼以經來。我以經對。彼以傳來。我以傳對。彼以史來。我以史對。是猶聽訟者欲與珥筆之民爭長於律令質劑之間。終必反爲所困而已矣。善聽訟者出於律令質劑之外。折以人情。一言而訟可息。善斷禮者出於詰訓箋釋之外。折以人情。一言而禮可明。人情者。訟之所由生。亦禮之所由生也。吾先得其所由生者而制之。自綱觀條。自源觀派。物迴縷解。冰釋露晞。雖老於議禮者。墜筆失簡。莫敢支梧。苟捨其本。瑣瑣然下與彼角。遂於詰訓箋釋之間。是固彼之所長。而我之所短也。以我之所短。而遇彼之所長。其受侮也則宜。此古今斷禮者所以每爲人屈。而鮮有能屈人者也。魯祀僖公。始逆終順。禮家之說。互有從違。其論篤而義精者固多矣。未有折之以人情者也。吾請悉置禮家之說。而專以人情明之。人之情欲尊其親者。將欲爲親榮也。尊吾父而坐之。吾伯父之上。則人必以吾父爲不弟矣。尊吾父而置之。吾君之上。則人必以吾父爲不忠矣。不弟大惡也。不忠大刑也。本欲尊吾父。而納之於大惡。本欲尊吾父。而納之於大刑。爲人之子。無故而納父於大惡。陷父於大刑。非不孝之尤者乎。生與死一理也。寢

與廟一制也。宴與祀一儀也。文公溺於夏父弗忌之諂，躋僖公於閔公之右，以尊其父，胡不以人情推之。若使閔公僖公俱無恙，一旦忽使僖公以弟躋兄，以臣躋君，則謗譎之集，刑戮之加，不旋踵矣。是則愛僖公者，乃所以辱僖公也。人情自非大不孝，未有忍辱其親者。亦未有見辱其親而不怒者。苟文公誠不爲枝辭蔓說所蔽，獨斷以常情，則知夏父弗忌者，乃吾父之讎，將奮戈之不暇，豈有反聽其說者乎。躋僖公於閔，殆百餘祀，想僖公有神，震慄惶灼，蹙然不寧。日望一日，歲望一歲，庶幾人或正之，得還昭穆之舊，而魯之臣子，例皆蒙蔽，不能度以人情，因謬承誤，迄莫能正。反使順祀之舉，出於陽貨之手，是可羞也。噫，唐不能還魏徵之宅，反使強藩請之。魯不能還僖公之廟，反使賊臣正之。國尙爲有人乎。吾以爲魯失寶玉大弓之辱，未如順祀之爲大辱也。

出姜貴聘而賤逆

文公四年

襄仲殺惡及視，立宣公，出姜歸齊。

文公十年八年

義之所責，民略而士詳。法之所禁，市寬而軍急。士吾所厚也，責之不當如民之薄也。軍吾所重也，治之不當如市之輕也。此說者之所共守者也。君子之意，果出於是乎。君子以同天下爲心者也。厚士而薄民，重軍而輕市，非所以同天下也。待之同而治之異者，稱物平施而歸之同也。爲士者身處於籩豆弦歌之間，視禮義如寢食，而愚鄙之民，蓋有不聞禮義之名者矣。是士宜不犯義，而民宜犯義者也。在軍者身處乎旗鼓鈇鉞之間，視法律如寢食，而市廛之氓，蓋有不聞法律之名者矣。是軍宜不犯法，而市宜犯法者也。宜不犯義者責之詳，宜犯義者責之略。宜不犯法者治之急，宜犯法者治之寬。其不同乃所以爲同也。是

所謂稱物平施者也。抑又有說焉。居於義之中而犯義。居於法之中而犯法。非盡蔑棄義法而不顧。必不敢也。其犯雖小。而蔑棄義法之心則大矣。彼其處於義與法之外者。雖過惡暴著。特未知義法而然耳。身過雖大。而心過則小矣。天下之過。有衆人以爲大。而君子以爲小者。必身過也。有衆人以爲小。而君子以爲大者。必心過也。魯文公逆姜氏於齊。命使差輕。是衆人之所謂小過耳。而君子視之若大惡。然論姜氏之逐。魯國之禍。皆本之於一使之不備。驗襄仲之難。其言無不讎者。其所觀者在心不在事也。魯人之於禮。猶越人之漁。胡人之獵也。晝與禮俱作。夜與禮俱息。不見異物而遷者也。失禮之愆。在他國則可在。魯國則不可。蓋越人不能獵。非恥也。胡人不能漁。非恥也。在越而不能漁。在胡而不能獵。則舉國笑之矣。蓋生漁獵之俗而不能者。必天下之至拙。生禮義之俗而不守者。必天下之至慢也。一使之不備。他國之所謂小過。而魯之所謂大過也。一使之不備。其事固小。至於蔑棄周公數百年之禮法。其心則大也。履堯舜之朝。而爲欺者。真欺也。欺一言。重於他時之欺。萬言者也。入夷齊之里。而爲盜者。真盜也。盜一金。重於他時之盜。萬金者也。見堯舜而敢欺。事夷齊而敢盜。居魯國而敢犯禮。推是心以往。何所不至耶。惡發於心者大。則禍應於心者亦大。是非報其事也。報其心也。非報其人也。報其天也。晉楚齊秦聘娶之際。其犯禮蓋有大於出姜者矣。而其得禍。不皆若文公之烈者。以其冒禮而非侮禮。事雖醜。而心則未如文公之縱也。不然。則文公一過而得譴。他君百過而無尤。天何私於晉楚齊秦。而獨讎魯耶。

楚滅六蓼

文公五年

物莫不惡傷其類。桃僵而李仆，若樗若櫟，必不爲之仆。何也？非其類也。芝焚而蕙歎，若蕭若艾，必不爲之歎。何也？非其類也。楚人滅江，而秦穆爲之憂。君子未嘗疑焉。秦之與江，同諸侯也。同盟會也。同利害也。類同則憂同。固其所也。臧文仲魯國一大夫耳。大夫束修之問不出境。其視他國之休戚，固非職所當憂。況六與蓼，邈然在江淮之間。自魯視之，蓋風馬牛不相及。其存與亡，何與於魯大夫事哉？而臧文仲一聞其滅，蹙頰深憂。且遠傷臯陶之不祀。此世之所以共疑其闕於事情也。見故人之子顛頓困阨，則惻怛流涕。解衣推食之不暇。他日遇塗人之子，則是心藐焉。必厚其父祖，然後憐其子孫者，人之常也。臯陶之沒，下竟春秋千有餘年矣。臧文仲生千有餘年之後，初不識臯陶於何地。友臯陶於何時，而視其子孫之亡，惻惜痛悼，不啻數十年膠漆之契。是心安從生哉？類之同者，移千歲於一朝。類之異者，啜一朝爲千歲。臯陶之所與同朝者，曰共，曰緜，曰兜，曰苗。禮貌非不相際也。言語非不相接也。然一則在雲天之上，一則在沮洳之下。一則在風塵之表，一則在膏火之中。對席而分胡越，接步而判古今。想共、緜、兜、苗之心，其視臯陶如寇讎。然日夜伺隙，惟恐害臯陶之無路耳。矧有閔惜其子孫之意哉？是所謂時同而類異者也。天下之理，未嘗無對。既有時同而類異者，亦有時異而類同者。故臯陶近不與共、緜、兜、苗爲類於唐虞之朝，而遠與臧文仲爲類於春秋之世。想文仲之心，仰不知臯陶之在唐虞，俯不知身之在春秋。無形之中，自相拜酬。無聲之中，自相賡載。跡遠而心近，跡疎而心親。此所以見臯陶之不祀，慨歎憫惜，不能自己。殆甚於合堂同席之交。大抵君子必與君子合，小人必與小人合。學者欲自驗其心，盍以是觀之。吾見君子失志而

憂見君子之子孫衰替而憂。則是吾心與君子合也。吾見君子失志而不憂。見君子之子孫衰替而不憂。則是吾心不與君子合也。憂人之憂。本未足稱。然吾心與君子合。則大可喜。不憂人之憂。本未足貶。然吾心不與君子合。則大可懼。欲占吾心於君子合與不合。當察吾心於君子憂與不憂。自省之術。孰要於此哉。

秦穆公以子車氏之三子爲殉

文公六年

三良之殉君。古今之論是者半。非者半。是之者。壯其忘身之勇也。非之者。議其忘身之輕也。是非之論。雖不一。至論其忘身。則一而已矣。吾獨以謂三良。惟不能忘其身。然後殉君。使其果能忘身。必不至於殉君也。殺身以殉其君。非忘身者不能。今反謂不能忘身者。獨何歟。殉葬非厚也。是從君於昏也。是納君於邪也。是陷君於過也。以三良之明。非不知也。知之而不敢辭者。爲其嫌於愛身也。以愛身自嫌者。未能忘其身者也。使三子果能忘其身。則視人如己。視己如人。君欲以他人爲殉。吾固爭之。所爭者殉葬之失也。不知其在人也。君欲以我爲殉。吾亦爭之。所爭者殉葬之失也。不知其在己也。吾尙不知有吾身。又安有愛身之嫌哉。身天下之身。理天下之理。苟強認其身而有之。凡事之涉於吾身。明知天下之正理。避嫌而不敢言。是橫私天下之身。而橫私天下之理也。吾方欲救吾君萬世之惡名。豈暇置一身之嫌於其間哉。三子果不置一身之嫌於胸中。則論己事。如論人事。居之不疑。言之不怍。必不至屈勉而受秦穆之命矣。其所以寧殺身而不忍犯愛身之嫌者。惟其未能忘身也。人徒見三子奮然捐軀。駢首就死。其指之爲忘身。

孰知其所以死。實生於不能忘身也。歟。或曰。三子之不能忘身。則諾要不可謂之不厚其君也。吾又以爲不然。爲君計者。厚其君者也。爲身計者。厚其身者也。三子若爲君計。必思殉葬爲吾君無窮之累。吾身縱不自惜。豈不爲吾君惜乎。惟其專爲身計。而不爲君計。故當秦穆命殉葬之際。謂不從則受偷生之責。從之則君受害賢之責。吾知免□□耳。彼君之責吾何罪□。是心也。果厚於君乎。果厚於身□。則三子之厚其君。乃所以薄其君也。

季文子如晉求遭喪之禮行文公六年

天下之患。不發於人之所備。而發於人之所不備。十事而記其九。來問者必其一之不記者也。六經而習其五。來難者必其一之不習者也。四封而守其三。來攻者必其一之不守者也。十而九焉。六而五焉。四而三焉。所備者不爲不多矣。然吾敵者。置其九而問其一。置其五而難其一。置其三而攻其一。緣問投隙。專擇吾之不備。而徑犯之。何其逆料陰揣。如是之巧耶。此世所以其憂爲備之難也。然爲備而不盡。則難。爲備而既盡。則易。人之游於世。罕與所長遇。多與所短遇。罕與所精遇。多與所略遇。雖左隄右防。朝戒暮警。偶有毫芒之不盡。則禍必發於此。而不發於其他。信矣。爲備之難也。是非爲備之難也。爲備不盡之難也。必猶有短。然後人得而乘之。必猶有略。然後人得而困之。無所不長。彼孰得以乘吾短。無所不精。彼孰得以困吾略。苟無所不備。禍雖欲發。終無所發之地矣。是故君子之爲備也。人以爲無。我以爲有。人以爲後。我以爲先。蚤正素定。使胸中無一之不備。及與事物接。此來則以此應。彼來則以彼應。從容談笑。各就條

理。吾是以知爲備既盡者。如此其易也。季文子聘晉求遭喪之禮而行。且卿大夫之出聘。所備者。郊勞贈賄之儀耳。張廬展常之節耳。專對答賦之辭耳。至於遭喪之事。衆人以爲必無。後其禮而不講者也。魯使如晉者。冠蓋相望。而輪蹄相躡。豈有他人皆不遭喪。而文子獨遭喪者乎。文子獨以爲時無止。變無常。牆數年而一頽。固有適遇其頽者矣。人百年而一死。固有適遇其死者矣。安可恃他人之不遭。而必己之不遭者乎。於是屬意衆人之所無。博講衆人之所後。當暇豫之時。而汲汲然叩遭喪之禮。吾意魯國之人。竊笑文子之迂闊者多矣。噫。當暇豫之時。而求遭喪之禮。文子固迂闊也。至晉而果遭襄公之喪。使未嘗講喪者處之。其搶攘爲如何。其顛錯爲如何。及是時。回視文子之問禮果迂闊乎。果不迂闊乎。始笑文子之迂闊者。未必不反服文子之精密也。嗚呼。晝者夜之對。未有常晝而不夜。生者死之對。未有常生而不死。當晝而謀寢息之具者。人未嘗有以爲怪。文子當晉侯之存。而問遭喪之禮。亦何足怪乎。矧文子所問者。遭他人之喪耳。倘如子路當生而問死。則世愈不勝其怪駭矣。雖然。文子猶有所未盡也。聘與喪無二禮。而文子獨問喪。是猶以喪爲異也。生與死無二理。而子路獨問死。是猶以死爲異也。異聘與喪。故欲備喪。異生於死。故欲備死。合聘喪爲一本。貫生死爲一條者。夫何備不備之足言哉。

趙孟立公子雍

文公六年

趙孟背先蔑而立靈公

文公七年

齊景公使國惠子高昭子立荼

哀公五年

陳乞

逐高國

哀公六年

陳僖子立公子陽生

同上

一國之惡。易以義奪。一夫之惡。難以義爭。一國至衆也。一夫至寡也。義可以勝衆。而不可以勝寡。何也。公

與私之異也。有公惡。有私惡。惡出於公。雖衆易奪。惡出於私。雖寡難爭。故君子之論難易。不施諸衆寡之間。而施諸公私之際。廢立大惡也。晉人欲立長君。捨靈公而迎公子雍。齊陳乞欲立長君。廢荼而召陽生。其惡同也。然公子雍之謀。一國之所共。宜若難奪。而穆嬴之弱。反能以義奪之。陽生之謀。一夫之所專。宜若易爭。而鮑牧之強。反不能以義爭之。障稽天之浸。而不能遏。昧澮之流。埽燎原之焰。而不能息。束縲之火。抑有由矣。晉人之迎公子雍。舍冢嗣而外求君。視置君如弈棋。其爲惡固不待言。然其情非以私己也。非以求利也。非以危國也。不過欲得長君以靖難耳。是固晉人之所同欲也。事則惡而心則公也。其心既公。故迎子雍。其事未嘗不出於公焉。卿士合謀公之也。支庶並擇公之也。兩使如秦公之也。三軍並迎公之也。舉國之人。雖陷於惡逆。其心猶誤以爲公。一言一動。皆明白簡直。未嘗有纖毫覆匿掩蔽之意。豈非公心尙存。雖一國銳欲立雍。有排山倒海之勢。穆嬴一女子。動之以義。而一國之人。怵迫焦灼。如負芒刺。如中刀槊。如臥薄冰。不畏秦師之銳鋒。而畏穆嬴之涕泣。亟棄雍而立靈公。不啻如反掌之速。吾是以知惡出於公者。雖衆而易奪也。至於陳乞之立陽生。雖以齊國有憂。少君不可訪爲名。自同於晉人之義。然其意實貪策立之功。以爲篡齊之資耳。心私則事私。故其援立陽生。自始至末。無非相與爲私焉。僞參乘而事高國者。乞以私而除陽生之害也。託習馬而出魯境者。陽生以私而應乞之召也。乞之召陽生。其始固已相與爲私。故投暮夜之隙。以隱其歸。混饋者之中。以匿其迹。惴惴然若狗偷鼠竊之爲者。其擅置廢立。雖與晉人同。然陳乞則畏人之知。晉人則不畏人之知。陳乞畏事之泄。晉人則不畏事之泄。是晉人以

公自處而陳乞以私自處也。陳乞先以私自處，故雖聞鮑牧至公之義，邈然如風之歷耳。蓋乞之心，自絕於義久矣。政使百人搖之，猶不能少概其心。況一鮑牧哉！大抵惡出於公，則其根淺而易搖。故雖一國之勢，弱女子勝之而有餘。惡出於私，則其根深而難拔。故雖一夫之謀，強大夫排之而不足。百圍之木，根不附土，未終朝而可仆。拱把樸檉，蟠根纒蔓於九泉之下，雖千夫未易動也。故君子能受萬人之公毀，而不願受一人之私讎。寧救萬人之公過，而不能救一人之私隱。

東萊先生左氏博議卷之十八

陽處父改蒐賈季殺陽處父

文公六年

私者人之所惡也。立乎人之朝。相結以私情。相交以私利。相報以私恩。不復知公義之所在。固人之所共惡也。是其爲私。雖人之所共惡。亦人之所共知。猶非可惡之尤者也。天下之尤可惡者。其惟私之私乎。受私而矯情以示公。示公而匿機以行私。私中有公。公中有私。深閭險譎。舉世皆莫能窺。此所謂私之私也。君子之所尤惡也。陽處父私於趙盾。犯君命。墮國法。擅蒐於董。奪賈季之位。以界盾。其私於盾者深矣。使盾果存公心。必思命當出於君。而不當出於臣。君命既定。而臣擅易之。是無國法也。竊財者謂之盜。受其財者。亦謂之盜。擅命者。謂之叛。受其命者。亦謂之叛。其可貪一時之寵。而自納於叛乎。苟盾持此義。以固拒陽處父之命。吾始信盾之真公也。今盾安受處父之擅命。恬處正卿之位。受其利而欲逃其名。背惠棄恩。疎絕處父。自示其公。以避受私之謗。盾之用心。可畏也哉。何以知盾疎絕處父以示公也。以賈季殺處父而知之也。賈季所以敢殺處父者。以其無援於晉也。晉國之權。專出於盾。而盾之權。專出於處父。有盾以爲處父援。天下之援。豈有強於此者乎。而賈季反謂處父無援於晉者。是必盾旣得位之後。視處父如路人。利害不相關。患難不相救。此賈季所以知其無援也。盾之不援處父者。豈不知處父之恩。不可負哉。其矯情以示公者。急於自解。而不暇顧人耳。然其示公之中。未嘗不匿機以行其私焉。賈季旣殺陽處父。盾歸其獄於續簡伯。不探其情。而誅賈季者。蓋以賈季之所以殺處父者不平。其私於我也。是處父之死。

由我也。處父由我而死，我爲處父復讎而殺賈季，則未免於私之嫌也。故宥賈季於遠，又送其帑以致勤厚之意，皆矯情以示公也。孰知其示公之中，陰匿其至私而不悟乎？盾之所使送賈季之帑者，史駢、史驂、賈季之讎，送帑而使其讎，實欲史駢盡殺賈氏，以逞吾憾也。苟盾果出於善意，則舉晉國之人，豈無可任以送帑之責者？今不付之他人而獨付諸其讎，則盾之情可見矣。若史駢從其黨之言，盡殺賈氏，則全賈氏之恩歸於盾，滅賈氏之惡歸於駢，外示公義，內復私怨，其機可謂險矣。史駢不悟其機，反謂盾行禮於賈季，抑忿釋憾，衛之出境，其事雖善，吾恐未必投盾之機也。衛瓘將殺鄧艾，知田續有憾於艾，使田續追之，曰：可以報江油之辱矣。續果殺艾，瓘使仇讎追鄧艾，盾使仇讎送賈氏，其機本同。然衛瓘之機淺，故田續悟其機而殺之，盾之機藏，故史駢不悟其機而生之。是全賈季者，雖史駢之美，而非盾之意也。盾示之惡，而駢誤以爲善，盾示之邪，而駢誤以爲正，人之誤每如此，亦何患於誤乎？惡機可以感善，邪機可以感正，是善常在於惡之中，而正常在於邪之中也。善在惡之中，是天下本無惡，正在邪之中，是天下本無邪也。之言也。之理也。微矣哉。

宋昭公將去羣公子

文公七年

見怒於人爲吾解者，必與吾親者也。見疑於人爲吾辨者，亦必與吾親者也。抑不知怒可使疏者解，不可使親者解，疑可使疏者辨，不可使親者辨。人之方怒也，人之方疑也，望其親厚者來，固逆以游說待之矣。

先持游說之心以待其至。則雖有公言。亦視以爲私。雖有正論。亦視以爲黨。豈特寒耳而不聽哉。解其怒而甚其怒者有矣。辨其疑而增其疑者有矣。嗚呼。親者尤不可解。况於自解乎。親者尤不可辨。况於自辨乎。苟不審勢。不見機。不察言。不觀色。身往辨解。徑犯其疑怒之鋒。則一顧而生百忿。一詰而生百猜。辭多則謂之爭。辭寡則謂之險。貌莊則謂之傲。貌和則謂之侮。進退周旋。無非罪者。束手而赴讎家。其見殺者。非讎之過也。我自送其死於讎也。裸裎而投虎穴。其見噬者。非虎之暴也。我自送其死於虎也。彼方蓄怒。積疑。欲致毒於我。而未得逞。我乃委身其前以投之。其得全也難哉。宋昭之無道。嗣位之初。欲盡去羣公子。其志銳甚。吾意爲羣公子所親者。皆將遠嫌退縮。而不敢預其禍。獨樂豫拳拳。盡力進諫而止之意者。豫之視羣公子。聲迹不相聞。休戚不相及。居無嫌之地。可以肆言而无忌乎。及詳考之於傳。豫實戴公之裔。乃所謂羣公子之一也。身在羣公子之數。不以自嫌。獨敢辨解於昭公之前。昭公雖不從。亦安其言。而不以爲憾也。豫不以嫌自處可耳。至於使無道之君。亦安其言而不憾。是豈一朝一夕之故哉。竊意豫平居暇日。處羣公子間。身廊廟而心山林。身軒冕而心布褐。身鐘鼎而心箪瓢。和而不同。羣而不黨。豫固不以公子自處。而人亦未嘗敢以公子處豫也。惟其素不以公子自處。故雖在利害之中。實出利害之外。從容進諫。忠誠懇惻。專悟於君。物莫能間。當是時。豫豈自知身之爲公子哉。何猶豫不自知爲公子。雖昭公亦豈知豫之爲公子哉。儻豫自知爲公子。則嫌心生而不敢言。儻昭公知豫之爲公子。則忿心生而不能忍。將見諫語未終。先羣公子而賜絕命之書矣。惟兩出於不知。此所以兩相安而不相忌也。昭公雖能

安豫之言而不能從豫之言。迄至羣公子之亂。刃交矢接。公室如綬旒。豫復與六卿和公室。舍其司馬以畀昭公之弟。使昭公知公族之中。固有視富貴如鴻毛者。以深釋昭公之疑。怒是昔以言諫。而今以身諫也。非心無富貴。其能勇退如此之決乎。豫心無富貴。故始不以公子自嫌而進言。忘攫鱗之危。終不以司馬自累而棄位。過脫屣之速。苟藏於心者。有毫芒之顧惜。則發於口者。有邱山之畏怯矣。故棄人之所不能棄。然後能言人之所不能言。

士會不見先蔑

文公七年

物之易合者。莫如居患難之時。同川之魚。鱣不知鮪。鮪不知鱣。游泳不相顧也。及失水則相沫相濡。驢然而相親。豈得水則不仁。失水則仁耶。居患難之地。不得不合也。同舟之人。胡不知越。越不知胡。語言不相入也。及遇風則相赴相救。慨然而協力。豈無風則不義。有風則義耶。居患難之地。不得不合也。隨會之與先蔑。並立於晉朝。其遊居周旋之久。豈如胡越之無情哉。及以公子雍之故。俱得罪而奔秦。此政涸澤之魚。相濡沫之時。會之視蔑。乃漠然無情。歲律三改。而會不與之一面。居患難之地。而反落落難合。何耶。人知患難之易合。而未知其所以合也。憂同則易合。怨同則易合。忿同則易合。同憂相遇。必相親以謀其憂。同怨相遇。必相親以致其怨。同忿相遇。必相親以逞其忿。其朝夕聚會。握手而語。促膝而議者。豈復有善意哉。非咎人則警人也。非私計則詭計也。以憂濟憂。以怨濟怨。以忿濟忿。交日深而惡日長矣。其所以易合者。果正耶。果不正耶。竇嬰灌夫父子。歎於廢退之時。淮南衡山昆弟。語於怨望之日。其終之爲如何耶。

是宜隨會之所不忍爲也。吾嘗聞君子處患難矣。內省不疚者也。反求諸己者也。素其位而行者也。本未嘗憂。何必與人共其憂。本未嘗怨。何必與人共其怨。本未嘗忿。何必與人共其忿。使其人道義可慕。忠信可友。樂易可近。慈仁可依。則未有患難之始。吾固與之合矣。豈必待有患難而與之合耶。待患難而始合。則其合者。非吾本心也。驅於患難。苟合以濟事也。是宜隨會之所不忍爲也。貧者不肯與富者狎。而與富者狎。是何也。富者其所忌。兩貧則無所忌也。愚者不肯與賢者狎。而與愚者狎。是何也。賢者其所忌。兩愚則無所忌也。人居患難之時。以己之在難。而疾人之無難。其視優豫愉佚之人。且憎且忌。望望然去之。惟其同在難者。款密親狎。而無閒其心。豈不甚淺狹而可憐耶。是宜隨會之所不忍爲也。或曰。趙盾實執晉柄。背先蔑而立靈公。則盾之所讎者。惟蔑爾。至隨會雖以累而俱出。本非盾所怒也。會明絕蔑於秦。乃所以陰結盾於晉。僥倖歸國。不顧賣友以市恩。非險薄之尤者乎。吾應之曰。此後世之心。而非隨會之心也。以後世之利心。而量君子之公心。則其舉其措。其語其默。無不可名以利。豈獨先蔑一事哉。會果出於利心。則其險譎。僅足以欺一夫耳。不動聲色。而羣盜自奔。是亦可以利心感之耶。光輔五君。而名聞諸侯。是亦可以利心圖之耶。固不可以後世之利心。量君子之公心也。雖然。會之公心。吾猶有憾焉。會不以同患而親蔑可也。至於絕迹不見。則矯枉過直矣。吾不知會在晉之時。於朝廷。於官府。於衢路。果能避蔑而不見耶。在晉則見之。在秦則不見。是不免以罪自嫌。而非公之盡也。以公自處。則去國如在國。有難如無難。雖不加親。亦不加疎。豈以秦晉二其心哉。吾固疑會公心之未盡也。吾固以公心責之。而不以利心量之。

也。

穆伯取己氏文公七年

穆伯以幣奔莒文公八年

穆伯歸魯復過莒文公十四年

齊人歸公孫喪聲己不視

文公十五年

問修怨於君子必以爲非。問修怨於小人必以爲是。二者皆未爲定論也。專於報怨者。商鞅氏之徒耳。范雎氏之徒耳。格之以聖人之門。在所擯也。專於忘怨者。老聃氏之徒耳。莊周氏之徒耳。格之以聖人之言。亦在所擯也。吾聖人之門。未嘗修怨。未嘗不修怨。權其小大輕重。而中持衡焉。小者忘之。大者報之。輕者忘之。重者報之。未嘗倚一偏而主一說也。穆伯爲襄仲聘婦於莒。中道而奪之。夫豈細怨也哉。而惠伯區區其間。委曲調護。始則釋其憾。終則全其恩。彼非不知輕重大小之所在也。蓋穆伯之於襄仲兄弟也。怨之小大。在他人可言耳。兄弟之間。非較小大之地也。怨之輕重。在他人可言耳。兄弟之間。非較輕重之地也。合以人者。有時而離。合以天者。無時而離。兄弟之屬天也。人怨不足以害之。襄仲之怨穆伯。以人觀之。則固大矣。重矣。以天視之。則兄弟之親。與生俱生。而不可離。豈以恩而加。豈以怨而損哉。雨暘變於前。太虛之眞體未嘗動也。恩怨交於前。兄弟之眞情未嘗動也。曰雨曰暘。而眞體之中。本不知有雨暘。自恩自怨。而眞情之中。本不知有恩怨。襄仲向者之怨。私情之怨耳。今者之解。私情之解耳。乃若胸中之天。則向無怨。而今無解也。不然。則豈惠伯立談之頃。所能回耶。焚廩捐階之虐。治棲入宮之侮。百世之後。讀其書者。猶爲舜切齒。而舜之恩意源源不絕者。非以德而報怨也。以弟待象。而不以象待象也。以天觀象。而不

以人觀象也。蓋鬱陶而思舜者，乃象之天。彼傲而害舜者，特象之人耳。舜之胸中，純乎天，故見象之天，而不見象之人也。使惠伯立於舜之朝，將化於舜之天而不自知矣。雖有喙三尺，焉敢用。

鄠舒問趙衰趙盾於賈季

文公七年

天下之物，不可以疑心觀也。萬物錯陳於吾前，鳧短鶴長，繩直鉤曲，堯仁桀暴，夷廉跖貪，區別彙分，本無可惑。疑心一加，則視鳧如鶴，視繩如鉤，視堯如桀，視夷如跖，是非物之罪也。以疑先物所見，固非其正也。內疑未解，外觀必蔽，不求之於心，而求之於目，難矣哉。此猶非其難也。物未嘗眩吾，而吾則疑物也。吾先以疑待物，而物之似，復適投吾之所疑，以我之疑，觀物之似，此天下之至難辨也。賈季之仇趙盾，古今莫不聞。言發於仇讎之口，人固先以疑心聽之矣。使季譽盾之清，耶人必曰：陽譽其清，而陰譏其陋也。使季譽盾之剛，耶人必曰：陽譽其剛，而陰譏其很也。季以公心譽之人，以疑心聽之言，在此而意在彼，雖其辭坦明易直，無疑可指，且猶揣摩猜度，靡所不至。况所譽之言，未免於可疑耶。冬日人所愛也，夏日人所畏也。季曰：衰以冬，而目盾以夏，吾不知季以衰勝盾耶，抑以盾勝衰耶。是殆未可知也。以盾之威爲可畏耶，抑以盾之虐爲可畏耶，是殆未可知也。一言而挾勝負之兩意，一字而具威虐之兩端，苟季素與盾無間，然之隙，則人固未敢以毀盾疑也。今季與盾，其仇若此，其語又若此，以前之仇，驗後之語，雖有知者觀之，亦必斷然謂之毀盾矣。信如是，則季之毀非似也，真也。人之觀季，非疑也，明也。吾何以知季之非毀盾耶。幽囚野死之謗，不出於康衢之間，而出於秦漢之後，蓋以秦漢之心，而量唐虞之心，信乎其可疑也。癰疽

瘠環之謗。不出於洙泗之濱。而出於戰國之末。蓋以戰國之心。而量仲尼之心。信乎其可疑也。持後世之心。而觀古人之迹。蓋無適而非可疑者。豈獨賈季事哉。兄弟鬩於牆。外禦其侮。古之人未嘗以私鬪忘其家也。自後世之心量之。未必不疑其匿怨也。人之行不以所惡廢鄉。古之人未嘗以私惡忘其鄉也。自後世之心量之。未必不疑其矯情也。季盾易班之仇。私仇耳。百年父母之邦。豈以一盾而大棄之耶。盾所以敢使季責鄆舒者。知其怨盾而不怨晉也。季所以肯對鄆舒而譽盾者。亦主晉而不主盾也。盾以晉使之。而人以盾使之。季子亦爲晉言之。而不爲盾言之。烏可以後世淺心量之乎。以冬擬衰。以夏擬盾。其迹似優衰而劣盾也。其心則爲戎狄。難以愛懷。易以威服。欲鄆舒知盾之威不可犯。非如衰之猶可狎也。張盾之威。所以張晉之威。所謂實與而文不與也。馬援未嘗尊高帝而卑光武。激言之者。所以使隗囂知光武細謹之不可欺。賈季未嘗優趙衰而劣趙盾。激言之者。所以使鄆舒知趙盾威靈之不可犯。馬援嘗與光武有睚眦之隙。則世又將以疑季者。疑援矣。心未古而遽欲觀古人之書。其疑可勝旣耶。

晉郤缺言於趙宣子歸衛地

文公七年

晉歸衛田

文公八年

急人之聽者。必以言之緩爲大戒。然其所以終不合者。非傷於緩也。傷於急也。大其聲。疾其呼。而聽者猶若不聞。危其言。激其論。而聽者猶謂不切。檻可折。埴可丹。冠可免。笏可還。而聽者之心。終不可移。忠臣義士。感慨憤排。自尤其言之猶未急。更相激揚。更相摩厲。言愈迫。而效愈疎。他日聞有一言悟意。回難回之聽者。意其言必剴切的近。出於吾平日所慮之外。及徐問其說。乃吾異時所共誦悔以爲迂闊者也。言者

急而聽者緩。言者緩而聽者急。豈聽者樂與言者相反覆耶。覆觴推盃。不能止人之飲。而談笑諷詠。可以使人終身視酒如仇讎。閉門投轄。不能挽人之留。而邂逅遇合。可以使人終身從我。如父子強人之聽者。固不若使人之自聽也。以衛之弱。而取怒於晉。壤地侵削。鄰於危亡。君臣側席。朝不謀夕。勢可謂至急矣。爲衛謀者。必亟問亟禱。急自解於晉可也。今卻缺爲衛請。侵地於趙宣子。乃取古人之陳言。所謂六府三事九歌者。諄諄而誦之。此何時而爲此言耶。然言出而地歸。曾不旋踵。持斷編腐簡熟爛之語。而速於辨士說客捭闔之功。吾是以知世人之所謂急者。未始不爲緩。世人之所謂緩者。未始不爲急也。嗚呼。以此之利害。而解彼之利害。是同遊乎利害之內者也。以此之是非。而攻彼之是非。是同遊乎是非之內者也。晉旣以壤地爲急。爲衛請者。復以壤地爲急。言者聽者。俱墮於是非利害之內。是猶兩人之角。其勝其負。安可預必乎。故卻缺之進說。綽約容與。不與宣子爭於是非利害之內。而置宣子於是非利害之外。彼方瑣屑猥細。滯心壤地尺寸之末。而吾忽以聖人之法。語大訓仁。聲正樂投於其耳。心融神釋。如朝舜禹而陪夔龍。胸中洞然。曠無畛域。至此豈復知有晉疆衛界之辨乎。此其所以不用力。不費辭。而平兩國之憾。於片言還數年之侵於一日也。雖然。舜之琴不若舜自鼓。禹之樂不若禹自歌。琴存而操已變。樂是而人已非。卻缺追誦六府三事九歌之語。於春秋爭奪之中。豈能動物悟人如此之速乎。蓋樂有作輟。而至音無存亡。世有久近。而至理無今古。九敍之歌。在唐虞聽之不爲新。在晚周聽之不爲舊。愈言愈深。愈聽愈感。一念警發。固可以再還唐虞之天地於几席之間。又奚止成田之還耶。

東萊先生左氏博議卷之十九

宋襄夫人殺昭公之黨

文公八年

宋襄夫人殺昭公

文公十年六年

待人欲寬。論人欲盡。待人而不寬。君子不謂之恕。論人而不盡。君子不謂之明。善待人者。不以百非沒一善。善論人者。不以百善略一非。善待人者。如天地。如江海。如藪澤。恢恢乎無所不容。善論人者。如日月。如權衡。如水鑑。昭昭乎無所不察。二者要不可錯處也。待人當寬。世固已知之矣。至於論人當盡。學者每疑其近於刻。而不敢盡焉。抑不知論人者。借人之短。以攻我之短。借人之失。以攻我之失。言主於自爲。而非爲人也。品題之高下。所以驗吾識之高下。與奪之公私。所以驗吾心之公私。苟發於言者。略而不盡。則藏於心者。必有昏而未明者矣。吾夫子譏賜也之方人。言未絕口。而自操春秋之筆。善善惡惡。無毫髮貸。是豈遽忘前日之語哉。待人與論人。固自有體也。宋襄夫人之亂蕩。意諸始則出奔。終則致死。大浸稽天。而砥柱不移。風雨如晦。而雞鳴不已。凜然亂臣賊子之大閑也。雖使有一行之未當。一善之未全。君子尙忍復議之乎。當是時。奔走於夫人之宮者。冠蓋相望。受施於公子鮑之室者。蹶踵相躡。至於安受昭公之賜。橐珍囊寶。散而之四方者。又不知其幾人也。不思議此。而惟意諸之是責。吾不知與逆徒何親。與公室何讎乎。與小人何厚。與君子何薄乎。讎公室而親逆徒。厚小人而薄君子。雖鄉黨自好者。猶恥爲之。未有名爲學者。而反不恥者也。然立論之際。先則譽意諸之忠。後則責意諸之過。變譽爲責。夫豈得已哉。蓋將假

意諸既往之過爲吾身將來之戒也。言發於意諸而心主於吾身也。意諸效節之去義當去也。意諸從田之死義當死也。是皆不可毀也。然意諸親則公族官則司城坐視昭公之失道襄夫人之蓄怒公子鮑之陰謀凶德參會待釁而發上則不聞有正救之諫中則不聞有調護之功下則不聞有擊斷之勇見亂而始去去何晚也。見弑而始死死何補也。想夫亂機之將兆弑械之將成通國之內外舉知之矣。曾謂意諸之賢獨不知耶。其所以徘徊濡滯不能翻然高舉者蓋懷其父去官則族無所庇之言願位苟祿日復一日其意以謂無難則忍恥以庇宗有難則捐身以刷恥以後之節贖前之非後世君子要必有哀吾用心者殊不知君子不忍一日置其身於可愧之地今日爲善尙恐他日爲惡詎有身居可愧之中預指他日之節以贖今日之非乎。他日之節未至今日之非方增斯心也。君子乎小人乎此吾所以爲意諸懼也。此吾所以不爲意諸懼而爲吾身懼也。

箕鄭父殺先克

文公八年

見人之禍必思求其得禍之道古今之通蔽也。人之得禍果皆以其道是天下無不幸而遇禍者也。天下固有得禍而非不幸者矣。四裔之囚見者不嗟非不幸也。兩觀之僇過者不憫非不幸也。得禍而非不幸惟此時爲然爾。時非虞也。君非舜也。國非魯也。相非丘也。流竄相望安可槩以凶族待之乎。刀鋸相尋安可槩以少正卯待之乎。吾恐四裔之遠未必無如稷如契如垂如益者也。吾恐兩觀之下未必無如參如鶩如由如賜者也。王綱隕絕忿慾橫流以私讎公以邪戕正得禍而不以其道者夫豈一人耶。左氏所錄

公卿大夫之遇禍者。必求其召禍之由。信如是說。則春秋之時。無一人不幸而受禍者也。使左氏移此筆。以書虞之典。續魯之論。則雖曰無一人不幸受禍。吾孰敢以爲非哉。今記載春秋衰亂之世。見人之遇禍者。則吹毛求疵。拮據其過。以證成其罪。不憫君子受禍之不幸。而惜小人殺人之無名。此吾所以深爲左氏惜也。姑以先克一事明之。左氏將書先克之死。以謀帥之事列其前。以奪田之事繼其後。積二事以爲先克召禍之由。欲後世知箕鄭父輩之作亂。不爲無說。先克之致死。不爲無罪。其爲箕鄭父輩謀則忠矣。吾不知先克何負於左氏。且謀帥大事也。國之興衰。民之死生。所由繫者也。先克身爲近臣。親見晉侯謀帥之未當。詎肯坐視耶。匿情而不言。不可也。畏禍而不言。大不可也。於是上不敢順主欲。下不敢恤衆抗。奮然請於晉侯而更之。可謂不負其君矣。至於葦陰之役。以軍事奪蒯得之田。此又晉之軍政。而非先克之家政也。大而謀帥。小而奪田。爲先克者。知致吾義。守吾職而已。人怨耶。不暇問也。人不怨耶。亦不暇問也。苟預憂人之怨。畏首畏尾。則在朝。必不敢發一言。在軍。必不敢舉一罰矣。人皆持此心。社稷何賴焉。國家何賴焉。先克所以明知他日之禍。而不敢避也。爲左氏者。盍亦深嘉先克之忠。毀斥箕鄭父輩之罪。俾當官而行者。有所勸。覆出爲惡者。有所懲。則庶可自附於春秋褒貶之義矣。旣乃無一言直先克之枉。屑屑然若爲箕鄭父輩解殺人。之謗者。此吾所以深爲左氏惜也。或曰。陽處父易中軍之帥。在晉侯命旣出之後。先克謀殺其事。適與先克類。然則左氏所載者。亦非歟。曰。不然。陽處父易中軍之帥。在晉侯命旣出之後。先克謀中軍之帥。在晉侯命未出之前。命旣出而擅更之。逆也。命未出而亟救之。忠也。處父之逆。司寇不誅。至使

狐射姑不勝其忿而自戕之。襄公於是失刑矣。至於先克之忠，猶當十世宥之，以勸事君。孰謂堂堂晉國，不能保一臣，而使盜賊竊發之謀，敢行於朝乎？君子是以知晉之不競也。處父之事，在所戒。先克之事，非所戒。處父之禍，在所懲。先克之禍，非所懲。名則魯衛實則胡越，烏得均處之於一域耶？

范山說楚子圖北方

文公九年

觀人之道，自近者始。一言之誤，一行之愆，同室者知之，同里者未及知也。同里者知之，同國者未及知也。國疎於里，里疎於室，地愈疎則知愈晚，理也。亦勢也。自鄒視魯，有踰日而不知者矣。自燕視齊，有踰月而不知者矣。自越視胡，有踰歲而不知者矣。是近者之舊聞，即遠者之新聞。近者之倏見，即遠者之創見。庸有近未知而遠先知者乎？晉靈公即位之初，其失德未有聞於人也。內而欒郤胥原日陪日侍，傳不載其諷詠之辭，外而宋衛陳鄭時聘時覲，傳不載其怨誹之語。彼范山者，邈然介居漢水方城之間，顧瞻汾澮，如在絕域，果何自而知靈公之可輕，北方之可圖乎？是非道聽塗說之誤，必臆度意料之妄也。然楚師一出諸夏，披靡莫敢枝梧，果不出山之所料，豈觀於近，反不若觀於遠耶？吾知其說矣。以地以勢，則近者詳而遠者略，以情以理，則近者蔽而遠者明。問官府之政於鈴下馬走甲，是乙非，嘈嘈曉曉，迄無定說。至大山之隈，絕澗之曲，農夫樵父，相與畫地而譏長吏之能否，若辨黑白，若數一二，較然而不可欺，彼豈嘗識刺史之屏，而望縣令之寫哉？其言賢定精密，反勝於左右前後擁篲奉轡之人。蓋愛憎絕於耳目之前，則毀譽公於郊野之外，近者之蔽，固不如遠者之明也。靈公之不君，基於始而成於終，當其嗣服之初，雖無

萌芽之可尋。豈無兆朕之可卜。舉世不知。而范山獨知之。豈合衆人之智。不如一范山乎。亦有所蔽焉耳。譬幸者。靈公恩賞之所及也。故蔽於愛而不知。卿大夫者。靈公政令之所及也。故蔽於尊而不知。列於齊盟者。靈公兵威之所及也。故蔽於畏而不知。惟范山立楚之朝。食楚之祿。其視靈公若風馬牛。非恩賞之所及。故不爲愛所蔽。非政令之所及。故不爲尊所蔽。非兵威之所及。故不爲畏所蔽。三蔽既盡。一心自明。此其所以雖身居萬里之表。而揣摩靈公之巧。故揆之趙盾隨會之諫。反在於十年之先也。孰謂近者難揜。而遠者易欺耶。吾嘗深味范山晉君不在諸侯之一語。有所深感焉。晉主夏盟。自文至靈三君矣。靈公卽位之始。其相循諸侯。必未敢遽改先世之舊。玉帛瑞節。猶文襄也。芻粟牲牢。猶文襄也。物采辭令。猶文襄也。盟約要束。猶文襄也。惟其心不在諸侯。故幣雖厚。而人自見其薄。禮雖備。而人自見其略。儀雖華。而人自見其瘁。令雖嚴。而人自見其慢。猶人之將疾。百骸九竅。物物備具。然而神不主體。耳目鼻口手足肩背。解散而不屬。弛縱而不隨。形雖在。而其精華英靈之氣。枵然無復存矣。范山之論晉。置其形而索其神。遺其迹而察其心。其亦妙于觀國哉。

楚范巫喬似謂成王子玉子西皆強死

文公十年

凡人之情。厭常而嗜怪。駭正而從僞。此古今之通病也。奮臂大呼。不足以動一旅。而狐鳴魚腹之詐。不移晷而成軍。徒步獻書。不足以取一官。而獻竈鬪棊之誕。不終朝而胙土久矣。夫人之嗜怪而從僞也。天下之常道。惟恐人之不嗜。至於怪則惟恐嗜之太深。天下之正理。惟恐人之不從。至於僞則惟恐從之太過。

巫覡之說。怪僞之尤者也。楚巫喬似謂成王子玉子西皆將強死。三人者。銘其說於心。至於城濮之敗。成王汲汲救子西子玉之罪。惟恐巫言之或驗。既而子玉果不及止而死。是巫言既一中矣。有神妖之說。誘之於前。有子玉之死。堅之於後。爲成王者。尙不知戒。溺愛奪嫡。取熊蹯之禍。是巫言既再中矣。巫言其三。而中其二。惟子西惇然子立。顧影猶存。是宜朝警夕戒。擇地而行。深圖自免之術。乃顯行逆亂。以殺其身。巫者人之所甚信。死者人之所甚畏。不信人之所信。不畏人之所畏。子西豈與人異情哉。蓋所以信巫者。私心也。所以作亂者。亦私心也。私心之生。乍發乍止。上無所蒂。下無所根。烏能持久而不變耶。始懼於妖。而信之。終怵於利而忘之。以私奪私。互爲消長。無惑乎子西之遽忽其所信也。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張詭幻禍福之說。以誑脅愚俗。是亦巫覡類耳。儒者或以陰助教化。許之。遽謂藥宮金地之說。未必真有。要可以引人爲善。鄩都泥犁之說。未必真有。要可以止人爲惡。所示者虛。所得者實。亦何負於天下耶。抑不知牆之始築。有一番之虛。則其頹敗必見於風雨之時。念之始發。有一毫之虛。則其淪毀必見於事變之日。人之始信禍福之說。固已失其本心矣。以誑而趨善。非本欲爲善也。以脅而避惡。非本不爲惡也。是心本無。特暫爲禍福虛說之所誑脅爾。他日復爲利害所誑脅。安得不變而之他耶。此亦一誑脅也。彼亦一誑脅也。亦何分輕重於其間哉。有實理。然後有實心。有實心。然後有實事。豈有借虛說而能收實效者耶。如成王子西。其始信喬似之說。至堅至篤。曾未幾何。蔑棄而不顧。則詭幻福禍之說。不能久使人信明矣。其始之銳。固可以占知其終之怠。其始之執。固可以占知其終之移。本心不堅。事物攻之者四面而至。

固可以拱手而俟其敗。何必親與之角哉。故吾始憂異端之難攻。而終知異端之不足攻也。

楚文無畏戮宋公僕

文公十年

宋殺申舟

宣公十四年

名不可以幸取也。天下之事。固有外似而中實不然者。幸其似而竊其名。非不可以欺一時。然他日人即其似而求其真。則情見實吐。無不立敗。名果可以幸取耶。幸雖在前。憂實在後。人見其似。而信其真。幸之大者也。人見其似。而責其真。憂之大者也。以一朝之幸。易終身之憂。智者其肯易之耶。馬之外強中乾者。濫得馱驥之名。幸則幸矣。馳陵谷而責以馱驥之足。憂將若之何。士之色厲內荏者。濫得逢干之名。幸則幸矣。臨刀鋸而責以逢干之節。憂將若之何。是故求名易。保名難。取名易。辭名難。受名之始。乃受責之始也。昔之君子。內未有其實。則避名如避謗。畏名如畏辱。方逡巡卻走之。不暇。況敢乘其似而邀名其乎。孟諸之役。文之無畏。席強楚之威。而窘戮宋公。本無足稱者。然宋公國雖弱。而位則君也。文之無畏。國雖強。而位則臣也。論其實。則以楚加宋。以強凌弱。人之所甚易。論其迹。則以卑犯尊。以弱擊強。人之所甚難。居甚易之地。而坐得至難之名。人情誰不樂此哉。此無畏所以因其似而竊其名也。必嘗揮金發粟。然後人許其豪。必嘗赴敵突圍。然後人許其勇。今無畏挾六千里之楚。而折一與國之君。前無權勢之可懼。後無憂患之可虞。從容談笑。而冒不畏強禦之名。天下之所謂幸者。有過於此乎。想無畏正色莊語。以答或人之問。必謂名固可以幸取。人固可以名取。雖吾君亦以勁正見期。孰知吾之有所挾哉。按衛侯之腕。人知涉沱之直。而不知其借晉之威也。沒太子之車。人知江充之直。而不知其借漢之威也。戮宋公之僕。人知

無畏之直。而不知其借楚之威也。無畏借楚之威。以爲己名。無毫末之勞。而有邱山之譽。使如是而無後疑。則誠不如詐。直不如曲。君子不如小人矣。抑不知人旣以直期之。亦必以直使之。故楚子異日遣使過宋而不假道。置他人而推無畏。豈不以直辭勁氣。固可以橫身犯難。而張強楚之大聲乎。無畏始知前日之僞名。適所以招今日之實禍。畏縮惶惑。言於楚子曰。鄭昭宋聾。晉使不害。我則必死。哀鳴乞憐。一至於此。向來之直辭勁氣。安在耶。始則曰。敢愛死以亂官。今則曰。我則必死。始一何壯。今一何怯耶。無事則爲不畏死之言。有事則爲畏死之語。真情本態。至是盡露矣。名之不可苟得如是哉。嗚呼。璧者命在杖。失杖則顛。渡者命在壺。失壺則溺。挾外以爲重者。失其所挾。未有不危者也。無畏之所挾者楚耳。一旦身出方城之境。宋人豈懼失楚之無畏哉。宜其甘心而不顧也。吾故表而出之。以爲挾外物者之戒。

叔孫得臣獲長狄僑如

文公十一年

防風氏身橫九畝。不能免於會稽之誅。巨無霸身大十圍。不能免於昆陽之戮。久矣。形之不足恃也。造化一機。坏冶一陶。陰翕陽張。萬形並賦。遇川澤則黑而津。遇墳衍則皙而瘠。遇原隰則豐而瘠。遇山林則毛而方。子其形者無愛憎。受其形者無恩怨。是故鷓鴣不以大自夸。蜩鷃不以小自慊。冥靈不以長自喜。螻蛄不以短自憂。私天地之形。以爲己有。固已得罪於鑪錘。況敢恃之爲暴耶。衣不勝而成霸晉之功者。無所恃也。貌不稱而擅佐漢之謀者。無所恃也。形不長而專伐蔡之助者。無所恃也。以是知無恃者存。有恃者亡。尪弱么麼。未必非福。魁梧壯偉。未必非殃。有形不能使。而反見使於形。可不爲大哀耶。長狄之種。其

軀幹絕異於人。是亦偶得一氣之偏者耳。自緣斯以來。負其軀幹。暴蔑上國。每出輒敗。一出而斃於長邱。再出而斃於周首。三出而斃於鹹。四出而斃於潞。種殲族殄。靡有孑遺。豈非形爲之累耶。東方之夷。被髮文身。自古及今。其族類自若也。西方之戎。披髮衣皮。自古及今。其族類自若也。使長狄之種。所賦之形。與四夷等。彼將安其氈毳。甘其醢醢。未必敢與上國抗衡。縱使盜賊邊鄙。亦將知難而退。詎至若此極耶。惟其偉岸自伐。故飛揚跋扈。陵跨中國。塊視秦華。埵視城郭。蟻視甲兵。兇踣於前而不悛。弟仆於後而不止。挫愈奮。敗愈張。非覆宗絕祀。蕩無炊火。未有晏然而不爲諸華之害者也。貔虎之猛。形實驅之。犬馬之馴。形實束之。長狄族類。豈皆好爲暴哉。一受長狄之形。雖欲已。而有不能自己也。心爲君。則形爲臣。形爲君。則心爲臣。同是貌也。仲尼聖。而陽貨狂。同是目也。大舜仁。而項籍暴。賦其形者。非有異特。制其形者。不同耳。苟長狄能制其形。則必能保其形矣。豈至身首異處。而爲萬世戒哉。小心翼翼。微柔懿恭。見者忘其十尺之高。是亦西夷之人也。議者勿謂狄無人。

東萊先生左氏博議卷之二十

秦伯使西乞術來聘

文公十二年

天下之情。待之厚者。責之厚。待之薄者。責之薄。厚責難勝。謗之所集。薄責易寒。譽之所歸。是故名大於實者。先榮而後辱。實大於名者。先辱而後榮。非人情之多變也。失所期則怒。過所期則喜。喜怒之變。卽榮辱之變也。總角之童。一拜一起。粗中儀節。不崇朝而譽滿州閭。至於成人。則正冠束衽。終日兢兢。少有惰容。鷦鷯四起。天下之情。夫豈難見耶。秦之爲秦。介在西戎。聲教文物闕如也。至於魯。則習周公伯禽之教。世秉周禮。俎豆羽籥弁冕鼎鬶。蔚然先王之遺風在焉。雖宋衛陳鄭號爲諸華者。猶且下視之。況如秦之僻陋在夷者乎。當西乞入晉之時。魯人固預以戎狄待之矣。入粵者不敢言縛。入胡者不敢言弓。入燕者不敢言函。入魯者不敢言禮。孰謂西乞術出於戎狄下國。乃不量其力。欲與魯之君臣周旋。酬酢於玉帛鐘鼓之間乎。四方將命而來。至於雉門。兩觀之下者。鮮不失禮。受辱而退。孫文子有同登之辱。范獻子有歸費之辱。徐容居有進舍之辱。齊慶封有茅鷓之辱。矧區區西乞術。詎能免此辱耶。想術奉璋薦瑞之際。公卿環列。輿隸堵觀。俟其步武之蹉跌以爲嘲。伺其辭令之外差以爲哂。今術俯仰音吐。丰容華暢。出於魯人之意表。始以爲烏鳶。今乃爲鸞鳳。始以爲蓬蒿。今乃爲梧檟。此襄仲所以失聲歎息而繼之以重賄也。觀其儀。固魯人之常見。聽其言。亦魯人之常聞。襄仲所以變色而稱揚之者。庸非以夷狄遇之耶。曰。不有

君子其能國乎者。駭而疑之也。曰國無陋矣者。矜而進之也。前之倨。適所以爲後之恭。前之輕。適所以爲後之重。其視鄭人之璞。稱頌未已。而唾罵隨至者。亦有間矣。名逐我則逸。我逐名則勞。甚智而居以愚。甚辯而居以訥。他日微見端倪。少出鋒穎。一談而人一警。一動而人一服。雖欲逃名。名亦將逐之而不置矣。未智而先得智之名。未辯而先得辯之名。終日矻矻。追逐以求副其實。一不稱而萬有餘喪矣。昔之智者。所以寧使名負我。而不使我負名也。名負我則責在名。我負名則責在我。二者之勞逸。相去亦遠矣。雖然。此猶未免名與我之對也。形不知有影。而影未嘗離形。聲不知有響。而響未嘗離聲。聖人不知有名。而名未嘗離聖人。嗚呼。豈春秋之士所及哉。

隨會料晉師

文公十年

吳將伐魯問叔孫輒公山不狃

哀公八年

見一事而得一理。非善觀事者也。聞一語而得一意。非善聽語者也。理本無間。一事通則萬事皆通。意本無窮。一意解則千語皆解。圯上之書。一編耳。尺簡寸牘。所載幾何。豈能盡括車壘輿地之形。預數羸項韓彭之難哉。然子房得之則問羊。知馬覘影。知形迎閱。而羣策鋒起。隨諷而衆譏叢生。此所以能用有限之書。對無窮之變也。如使子房見一事。而滯於一事。聞一語。而滯於一語。則雖盡納九州之圖於胸中。倉卒造次。亦必有書之所不能該者矣。書已盡。變方出。書已陳。變方新。非告往知來者。殆未足與議也。蓋嘗以左氏所載論之。隨會自晉奔秦。而爲秦謀。晉說者祇以爲隨會之過耳。公山不狃。自魯奔吳。而不爲吳謀。魯說者祇以爲公山不狃之善耳。過在隨會。於我何損。善在不狃。於我何加。政使能體之於身。則所懲者。

特謀宗國之一過。天下之過。果盡於此乎。所法者。特全宗國之一善。天下之善。果盡於此乎。惟舉一隅而反三隅。則因二子得失之迹。固可爲吾身無窮之用焉。隨會有謀晉之過。而不失爲良大夫。吾是以知素行之不可無。公山不狃有全魯之善。而不免爲叛人。吾是以知小節之不足恃。以隨會之賢。而忽有謀晉之過。吾是以知惡念之難防。以不狃之不肖。而忽有全魯之善。吾是以知善念之易發。使隨會事事皆若謀晉。則隨會將轉而爲不狃。使不狃事事皆若全魯。則不狃將轉而爲隨會。吾是以知治己者。必長其善。而絕其過。以終身論。則隨會爲君子。不狃爲小人。以一事論。則隨會爲小人。不狃爲君子。吾是以知論人者。必略其暫。而待其終。自兩端而推之。可慕可懲。可遵可戒。舉集其中。然其用猶未窮也。抑又有大可論者焉。隨會晉之良也。其言於晉國無隱情。其視史陳信於鬼神無愧辭也。必非賣宗國以求利者也。其意以爲一心可以事百君。百心不可以事一君。在晉則當忠於晉。在秦則當忠於秦。苟於秦伯之間。而不以實對。明則有隱於秦伯。幽則有愧於鬼神矣。抑不知子爲父隱。臣爲君隱。在他人則以直爲直。在君父則以隱爲直。今隨會視君父如他人。盡發宗國之情。以資寇讎。是攘羊之徒耳。惜夫隨會後太公而生。不聞反葬之義。先夫子而沒。不見遲行之風。故其視父母之國。忽然無情。意在爲直。卒陷於不直。吾是以知善之難擇。而是之難審也。至於公山不狃。所以眷眷宗國。藹然忠厚。蓋以剽聞闕里。涖泗之餘教。而然耳。然自隨會而觀。不狃則厚薄有間。若格之以吾聖人之法。則不狃之所自處者。亦未得爲盡善也。不狃對叔孫之辭。正矣。至於使之爲帥。乃導而之險。以困吳師。惜其始正而終入於詐也。魯國當隱。吳亦不當欺。不

狃苟未忘宗國。則辭於吳子。弗與伐魯之役。既不負於舊君。亦不負於新主。義聲將徹於吳魯之間矣。今身爲吳帥。而心爲魯用。懷二心而事人。庸非聖門之罪人乎。吾是以益知善未易擇。愈擇愈差。是未易審。愈審愈謬。君子之於學。其可以易心處之哉。讀隨會不狃之事者。不過以爲兩事而止耳。類而通之。區而別之。直而推之。曲而暢之。聞見層出。衆理輻湊。此陳亢之所以問一得三也。此顏子所以聞一知十也。此大舜所以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莫之能禦也。

晉使魏壽餘僞以魏叛以誘士會

文公十三年

忍棄其所不可棄者。必有大不可棄者也。刃在頭目。斷指不顧。病在腹心。灼膚不辭。彼豈以爲不足愛而棄之哉。是必有大不可棄者。而奪其愛也。君子之於信義。與生俱生。猶手足體膚之不可須臾捨也。一旦幡然棄之。自處於信義之外。豈得已哉。其必有說矣。隨會之信義。歷數晉之公卿。未能或之先也。至於詐秦歸晉之際。雖借辭於髡衍。問策於儀秦。殆不過如此。會果何所見而忍於自棄耶。蓋壽餘之來。會之終身通塞。決於俄頃。歸亦今日。否亦今日。此時不反。後將無時。此策不行。後將無策。此其所以忍棄平昔之所不可棄者也。嗚呼。使會知自古皆有死之說。則歸與不歸。固有命矣。不然。身將歸晉。吾恐其心放而不知歸也。爲身謀則工。爲心謀則拙。會也。亦不善處輕重之間矣。雖然。爲身謀而棄信義。夫人知其不可矣。爲國謀而棄信義。可乎哉。溫嶠爲王敦所留。敦遣歸建業。嶠竇欲歸晉。外懼敦之疑。乃陽不欲行。旣辭復入。至於再三。嶠之所以詐敦者。卽會之所以詐秦伯也。會爲身謀。固不逃君子之論矣。嶠爲國謀。獨不可

諒其心而許其權乎。晉祚存亡一嶠是繫。使嶠幸逃虎口。則危可平。難可解。亡可存。豈惟江左是賴。其白
官景而下。實寵嘉之義存君親。庸非不信之信乎。曰信義不可須臾棄也。君子平居暇日。尚不忍以不信
不義自處。況敢以浼君親乎。吾平居暇日。未嘗爲詐。因君父之難而爲之。是我之詐。由君父而生也。詐由
君父而生。是亦君父之詐也。免君父於難。而納君父於詐。有忠孝之心者。忍爲之乎。此吾之所以罪嶠也。
危晉者王敦耳。使嶠力竭。不能救社稷。而繼之以死。是亡晉者敦也。非嶠也。今嶠苟爲詐謀。雖幸存社稷。
然以不正之名累君父。是危晉者王敦。而累晉者溫嶠。以五十步笑百步。相去幾何哉。世俗之說。以爲君
父在難。若可圖全。談譎邪枉。靡所不可。皆指嶠輩爲法。抑不知吾身在難。知自愛者。必不敢設詐以自免。
至於君父在難。則爲之。豈不謂以詐免身。則無以自解。以詐免君父。則可以歸之。君父以自解耶。是君父
乃吾歸惡之地也。是以所賤事君父也。薄莫甚焉。隨會之過。寇圓寇者舉知之。至於溫嶠之事。吾恐意在
於忠孝。而未嘗學者。不幸而蹈其失。故論之。以待後世君子。

魏壽餘履士會之足於朝

文公十三年

匪手攜之。言示之事。匪而命之。言提其耳。久矣。夫喻人之難也。我以爲羊腸。而彼方以爲衢道。我以爲烏
喙。而彼方以爲稻粱。主涇濱渭。分鶩背馳。奚適而能相喻哉。言者不知聽者之心。而每恨其悟之遲。聽者
不知言者之心。而每駭其談之遽。攻愈力。閉愈堅。叩愈煩。應愈怠。南面而君。北面而臣。東面而師。西面而
徒。所以百諫而不從。屢告而不入者。職此之由也。蓋嘗觀魏壽餘之誘隨會。一履其足。而歸晉之機已傳。

是獨何術而動物悟人如此其捷耶。殆非壽餘術之工。乃隨會聽之切也。會思晉之念。如獸思羶。鳥思林。魚思淵。感閔拘繫而不得騁。一旦壽餘以歸晉之機動之。微見其端。心領神受。易交踵接。閱策已通。庸非聽之切。則得之速耶。使會歸晉之念不切。則壽餘雖刺其股。搏其膺。亦將撫機而不喻矣。歟。職相感。以一揆而商人戕。蓄憾之切者也。魏韓相警。以一肘而智伯滅。慮患之切者也。餘會相悟。以一履而去。計定。謀歸之切者也。使數子者移蓄憾爲蓄德。移慮患爲慮善。移謀歸爲謀道。則將皆默會至理於交臂目擊之間。豈有告諄諄而聽藐藐者耶。信矣。切之一字。誠入道之門也。自孔孟而後。感發轉移之機。不復見於天下。蓋數千年於此矣。學者慨誦塵編。浩然歎息。以爲沒身不可復遇也。抑不知道不可離。理不可亡。孔孟雖往。感發轉移之機。豈隨孔孟而往哉。前觀之古。後觀之今。仰觀之朝。俯觀之野。利害相激。事會相投。此機此理。隨遇而發。下至於龍斷罔利之徒。萬貨錯陳。五方畢會。低昂盈縮。出沒變化。一瞬未終。彼此咸喻。相語不以口而以形。相視不以迹而以神。是塵肆市區。皆處洙泗之濱。工賈商旅。皆具游夏之用也。舉目皆妙用。而吾自不觀。盈耳皆口言。而吾自不聽。終日與理遇。而反有不遇之歎。噫。理不遇人耶。人不遇理耶。

趙盾納捷菑於邾

文公十四年

物固有不可並者。一事而是非並。擇一焉可也。一人而褒貶並。擇一焉可也。參是於非。等褒於貶。則其論闕閼陵奪。無以自立於天下信矣。說之不可並也。並其不可並。豈君子樂爲異論哉。天下之言。固有相反

而不可相無者。殆未易以前說律也。是非有時而並有。褒貶有時而並立。異而同。舛而合。戾而順。睽而逆。惟君子爲能言之。君子爲能一之。晉趙盾以諸侯之師納捷。當於邾。鳴鐘擊鼓。至其城下。屈於邾人。長少之義。徒手而還。責之者。咎其知之晚。獎之者。歎其改之勇。論者莫能並也。吾以爲二說。要當兩行。然後可治疾。欲速愈久。愈侵。知非欲蚤愈久。愈謬。由是說。則盾可責。遇過之尙淺者。蓋以此警之。已成之疾。難望其瘳。已成之非。難望其革。由是說。則盾可獎。遇過之既深者。蓋以此誘之。用前說。警過之淺者。使不敢自堅。用後說。誘過之深者。使不至自棄。缺一焉可乎哉。苟徒執一說。沒其獎而專其責。以謂盾也。受愬之時。弗詢弗考。發命之時。弗慮弗圖。內興車甲。外勤諸侯。跋履山川。傳其國都。而後反。盾意雖回。而既憊之力。既費之財。終不可回也。悔於邾。不若悔於晉。悔於郊。不若悔於都。悔於朝。不若悔於室。其悔彌遠。其失彌多。改過雖美。豈如無過之可改爲快哉。嗚呼。無疾則不必醫。無過則不必論。醫爲病設。論爲過設。使盾審之於切。師不出。過不形。則亦何論之有。惟其陷而能拔。迷而能反。乘前日之勞。成今日之決。此獎之之說。所以不可偏廢也。一言之尤。一筆之誤。或者猶諱其短。而遂成之。況盾以明主之令。八百乘之賦。反見阻於葢爾小國。驅馳暴露之疲。餽饋屏屨之耗。侯甸男邦之營。勇於徙義。皆不暇顧。是豈碌碌凡子所能辦乎。戲之代括。突之撰忽。以強脅弱。自古而然。盾若挾晉之威。援周宋之比。邾將覆亡之不暇。何力之敢抗。今見義之大。而忘邾之小。不念前功之可惜。惟知今失之當除。盾之大過人者此也。蓋嘗觀戰國之際。諸子遽起。終身蔽蒙者。置不足議。至若宋輕。淳于髡之徒。皆親嘗爲孟子之所折壘。摧陣。屺矣。終不肯幡然。

儒服。竟自名其家。是非不知。操術之誤。反顧平生肄習之勤。未能決然捨也。彼於呻吟佔畢間。尙戀戀不肯棄。況與師之衆。征伐之重乎。獎盾之義。宜吾之不敢廢也。吾嘗歷考世變。冒甚厚之名。必就甚厚之實。辭甚厚之實。必避甚厚之名。其避其就。不出名實之兩端而已。盾之退師。將以避名耶。則有輕率之譏。將以就實耶。則無錮銖之獲。所避非名。則避者果何事。所就非實。則就者果何物。學者嘗試思之。

周公王孫蘇訟於晉

文公十四年

昔者文王聽虞芮之訟。而商道始衰。聽訟非文王之心也。東冰西炭。凍者不得不西。左澗右陸。溺者不得不右。虞芮之訟。文王未嘗招之使來。蓋麾之不能去也。文王雖不與虞芮期。而虞芮自至。故議者以二國之向背。筮商周之興亡也。舜避朱。禹避均。益避啓。其辭其受。未嘗不視獄訟之所歸。以爲決。虞芮之訟。近捨朝歌。而遠趨豐鎬。彼紂雖倔強於酒池肉林間。直寄坐焉耳。吾嘗持是而觀。後世隆替之由。權在則昌。權去則亡。未有失其權。而國不隨亡者也。周道旣降。虜王僕臣不能主。方夏之柄。脩於列國。至匡王之世。則殆甚焉。周公大臣也。王孫蘇卿士也。二臣有訟。不之王而之晉。君天下者。尙將照臨萬國。大明淑慝。外薄海表。咸得其職。今至不能尸堦圮之訟。則國之置王。果何用乎。虞芮介然遠國矣。其實成於周。議者尙爲商危之。向若飛廉惡來。內相忿競。棄紂而卽文。紂雖無道。亦未必能堪也。匡王怡然坐視。不惟不駭。反使人于晉。助所厚者之訟。惴惴然恐其不伸。巍然被袞。號稱天子。顧乃企足矯首。待晉之子。奪以爲輕重。何其衰也。是周之危過於商。而匡王之無恥甚於紂也。周之頽敝。甚於商季。何其當亡而不亡。晉侯之小

心不及於文王。何爲可取而不取。蓋嘗思其故矣。紂之末年。雖三分失其二。然威令尙行境內。凶虐尙能及人。故民不堪其暴。而共亡之。晚周之微。門內小訟。猶不得專。雖欲淫侈。誰聽其掎克。雖欲殘酷。誰受其指令。其起其仆。近不係斯民之休戚。遠不係諸侯之強弱。晉雖陽尊。貌敬。實不過以邾莒遇之耳。何嫌何疑。而遽欲墟之哉。故周非不亡。無可亡也。晉非不取。不足取也。大抵能害人者。必能利人。能殺人者。必能生人。紂雖下。愚不移。然操柄猶未盡失。使其移比干之戮於崇侯。移崇侯之寵於比干。朝發鹿臺之財。暮發鉅橋之粟。烏知其不祈天永命。編名六七君之列乎。至於匡王。枵然建空名於六服之上。禮樂刑政。舉不在己。雖欲自奮。其道何由。是將債之商。猶有復起之望。未墜之周。已如旣隕之時也。左支廢。右支綏。奄奄餘息。綿百世而閱千齡。樂乎哉。周過其歷之言。吾未敢信。

東萊先生左氏博議卷之二十一

晉侯秦伯圍鄭

僖公三
十年

天下之事。有非出於人情之常者。其終必不能安。受施者致其報。施者享其報。人情之常也。居施者之地。而爲報者之事。非人情之常也。矯也。其所以矯情而爲之者。抑有說矣。彼徒見夫有德於人者。責報則兩傷。忘報則兩全也。遂以謂忘報者。猶足以全其恩。況吾度越常情之外。居施者之地。而爲報者之事。其恩厚。豈有涯哉。抑不知君子不盡人之歡。亦不盡己之歡。不竭人之忠。亦不竭己之忠。人與己無二情也。人受施於我。其報猶有時而厭。況我有施於人。反僕僕然爲報者之事。是果人情之所安乎。惟其不出於吾情之所安。雖矯而行之。激而爲之。矯者怠。激者衰。則吾情終有時而不能繼矣。恩之而不能繼。則豈隙生焉。曾不如相忘者之爲安也。常理之外。不可加一毫之理。常情之外。不可加一毫之情。是故過厚者必薄。過親者必疏。過愛者必憎。過喜者必怒。情豈有過而不反者哉。蓋嘗觀秦穆。晉文之爭端。然後知常情之果不可加也。晉文以一亡公子而列於五霸。揆厥本原。果誰之力耶。流離之時。使無秦穆。則爲脛爲瘠。爲僵爲殍。呂卻之難。使無秦穆。則爲灰爲燼。爲煙爲埃。始拔之於脛瘠僵殍之中。終脫之於灰燼煙埃之外。使曩先祀。使君萬民。使專土疆。使擅利勢。一身之間。自冕及鳥。皆秦穆所致也。有邱山之施。而不受涓滴之報。在秦穆旣爲盛德矣。今秦穆非特不責報於晉。乃反致其報於晉。務欲加於常情。以結晉之歡焉。嗚

呼。情果可加。則聖人已先加之矣。聖人所不能加。而秦穆則欲加之。豈自以爲勝於聖人耶。秦穆始欲加聖人之所不能加。終則自不能繼。而怨隨之。隙開於鄭之圍。而成於殺之役。吾是以知始之加。乃終之損也。或者咎秦穆與晉俱圍鄭。反背晉而戍之。吾謂是固秦穆之罪。然其禍源。正不在是一室之人。同盤而食。辛甘酸鹹。所嗜猶雜。然而不齊。況二國並立。形異勢異。利害害異。秦穆乃以秦徇晉。無役不會。無盟不同。挾未報之德。矯情屈意。反若受役於晉者。是安可久耶。覺隙不發於今。必發於後。燭之武之說。三大夫之戍。特釐隙之迹。而非其端也。噫。晉人初受秦穆生全之際。懷恩求報。方以爲我負秦。習見秦穆服從之久。少有不合。遽以爲秦負我。是秦穆之以恩召怨。固可責。晉人之以恩爲怨。尤可責也。以恩爲怨。少知自愛者。皆恥之。獨秦穆之失。不得不發之。以告學者焉。露之濡根莖。苗節無不沾。雨之降邱陵。原隰無不被。天之恩物至矣。然日出陽升。則天不知有露也。雲歸空霧。則天不知有雨也。種一草。植一禾。幸而滋榮。則朝環夕繞。認以爲己恩。爬搔培壅。未必不反爲物之害者。其秦穆類耶。

秦穆出師襲鄭

僖公三年

○秦師過周北門

僖公三年

秦使孟明爲政

文公元年

晉秦戰彭衙復用孟明

文公二年

秦濟河焚舟

文公三年

天下之事以利而合者。亦必以利而離。秦晉連兵而伐鄭。鄭將亡矣。燭之武出說秦穆公。立談之間。存鄭於將亡。不惟退秦師。而又得秦置戍而去。何移之速也。燭之武一言。使秦穆背晉親鄭。棄強援。附弱國。棄舊恩。召新怨。棄成功。犯危難。非利害深中秦穆之心。詎能若是乎。秦穆之於晉。相與之久也。相信之深也。

相結之厚也。一忱於燭之武之利，棄晉如涕唾，亦何有於鄭乎？他日利有大於燭之武者，吾知秦穆必隤然從之矣。是則杞子襲鄭之謀，實燭之武有以開之也。舉鄭國之人，咸誦燭之武退兩國之師，續百年之祀，於頰舌之間，孰知危亡之覺，亦已芽於武之頰舌乎？秦穆從燭之武之言而戍鄭者，非愛鄭也。利在焉故也。從杞子之言而襲鄭者，非憎鄭也。利在焉故也。心無晉鄭，惟利之趨，豈有輕絕數十年締交之晉，而反重結數年始附之鄭者乎？燭之武以利始之，杞子以利終之，使外無弦高之謀，內有三子之應，豈復有鄭乎？是燭之武之留戍，乃所以留禍，雖免國於晉，而輸國於秦也。君子之重言利，其以是哉？秦穆既以利輕絕晉，亦必以利輕絕鄭，利心一開，不能自窒，宜其蔑蹇叔之諫，而取殺之敗也。殺之役，說者或歸其曲於晉，以謂秦所襲者鄭，所滅者滑，於晉未有朝夕之急，乃冒喪而邀之，吾以爲晉固可責，秦穆亦不得無罪焉。孫權與劉備約，同伐劉璋，備方發被髮入山之辭，以拒權，不旋踵而自取之，此權所以深怨，而有荆州之師也。晉與秦同圍鄭，秦獨退師留戍以背晉，不旋踵而自襲之，此晉所以深怨，而有殺之師也。前則恐人分其利，後則以己專其利，最人情之所甚惡，知權之怨備，則知晉之怨秦矣。安可獨歸曲於晉乎？然秦穆懲殺之敗，仍用孟明增修國政，竟刷大恥，夫子驟列其悔過之誓，於二帝三王之後者，抑有意焉。一悔可以破百非，一善可以濟百利，秦穆在春秋中，朝議暮貶，左瑕右玷，雖擢髮不足以數其罪，及入於書，則溫然粹然，不見微隙，是典謨誥誓之秦穆，而非復春秋之秦穆也。聖人之勸深矣。自時厥後，晉有邲之敗，齊有鞏之敗，楚有郢陵之敗，其餘敗軍者，未易槩舉，如秦之懲敗而悔過者，則無聞焉。此書之所以止。

於秦也。繼秦程而有悔過自誓之舉。則夫子之序書。詎終於秦耶。

齊國莊子聘魯。郊勞贈賄。禮成而加以敏。

信公三年

○鄭公孫段相鄭伯。禮無違。

昭公三年

昭公如

晉郊勞。贈賄無失禮。

昭公五年

孟僖子不能答郊勞。

昭公七年

孟僖子病不能相禮。乃講學之。

昭公七年

趙簡子問子太叔揖讓周旋之禮。

昭公十五年

同言者。權之以事。同事者。權之以人。國莊子聘魯。郊勞贈賄。禮成加敏。而臧文仲稱之。魯昭公朝晉。郊勞贈賄。無失禮。而晉平公稱之。至於趙簡子之間禮。亦止於揖遜周旋之間焉。是三者。其言同也。其事同也。因其同而問之。則女叔齊之對平公。子太叔之對簡子。既皆以爲儀。而不以爲禮。彼臧文仲。其亦知儀而不知禮者歟。是殆未嘗權之以人也。臧文仲何如人也。其身死。其言凜然在春秋中。如砥柱之屹橫流。非女叔齊。子太叔輩所敢仰望也。臧文仲之所知。女叔齊。子太叔所不能知者多矣。未有女叔齊。子太叔之所知。臧文仲反不能知者也。今女叔齊。子太叔尙識其爲儀。而臧文仲乃指以爲禮。其必有說矣。道無精粗。無本末。未嘗有禮外之儀。亦未嘗有儀外之禮也。升降褻襲。與窮神知化者。本無二途。埽灑應對。與存心養性者。本無二說。未有析禮與儀爲兩物者也。禮與儀。既不可離。故古者言禮與儀。亦未嘗有所擇。專言禮者。如曰大禮。如曰有禮。非謂禮中無儀也。專言儀者。如曰多儀。如曰威儀。非謂儀中無禮也。隨意而言。隨言而足。曷嘗聞指一物而爲禮。又指一物而爲儀者哉。春秋之初。去古猶近。是理未亡。此臧文仲之論。所以不數數然爲之區別也。德又下衰。禮與儀始判而不合。見拜者。止謂之拜。見揖者。止謂之揖。見獻

者止謂之獻。見酬者止謂之酬。遂以此爲禮之極。而至理精義。漫不復知矣。故女叔齊子太叔不得已而指之曰。此儀也。非禮也。儀之外。當知復有所謂禮也。二人者。夫豈不知言出而道離哉。亦有所不得已焉耳。使其居臧文仲之時。肯判禮儀。以開破裂之漸耶。是非女叔齊子太叔之說。變於臧文仲之說。蓋女叔齊子太叔之時。薄於臧文仲之時也。孔子不攻異端。而孟子則攻之。豈樂異於孔子哉。亦迫於時耳。世俗乃謂因孟子之言。而異端之害始出。因汝叔齊子太叔之言。而禮儀之辨始明。抑不知君子願如孔子之不攻。而不願如孟子之攻。願如臧文仲之不辨。而不願如女叔齊子太叔之辨。昏昏之毀。吾所甘受。察察之名。乃吾力辭而不可得者也。此豈易與世士言耶。魯昭公知郊勞贈賄之禮。而不知乾侯之危。孟獻子不知郊勞擯相之禮。而反知孔子之聖。當時之所謂禮者。不足以定賢愚如此。爲君子者。安得不力辨於毫釐之際耶。苟尙如臧文仲之信國莊子。則吾恐伯石之汰。亦可以聲音笑貌取州田之賞矣。吾是以知女叔齊子太叔之謂有所不得已也。

狼譚死秦師

文公元年

譽人之所毀者。未必皆近厚也。毀人之所譽者。未必皆近薄也。然君子常欲求善於衆毀之中。而不忍求惡於衆譽之外。是文毀爲譽者。君子之本心。變譽爲毀者。要非君子之得已也。狼譚之死。左氏之所譽也。自左氏旣譽之後。更千百年。大不見排於君子。小不見嗤於衆人。共相保持其名。而至於今日。我乃一旦抉其隱。發其匿。墮毀其千百年所保持之名。是豈君子之所忍耶。譚爲戍右。先軫不知其勇而黜之。譚不

死於先軫而死於秦師。抑其怒於私讎。發其怒於公戰。是固世所共譽也。苟以正義責之。則譚在所毀。不在所譽。何也。譚怒先軫。不知其勇。其死於秦者。所以彰先軫之不知人也。名則忠晉。而實愧先軫也。嗚呼。是誠譚過也。同於爲過。有輕重焉。有小大焉。陽處父易賈季之班。先軫黜狼曠之右。同是時也。同是事也。同是怨也。賈季則積其忿而殺陽處父。狼曠則移其忿而死秦師。觀賈季之很。則知狼曠之賢矣。雖曰不免於過焉。其輕重大小。非可與賈季並論也。自子文之無愠。而視狼曠則可責。自賈季之報怨。而視狼曠則可嘉。君子之待狼曠。當恕而不當嚴也。必嚴以正義責之。奪其忠晉之譽。而歸以愧先軫之毀。何其責人無已耶。抑不知春秋諸臣。憾於黜免。肆其悖逆。因收秩而之王者。吾於石速見之矣。因奪政而逐君者。吾於司寇亥見之矣。孰肯如譚死敵以愧人耶。使當時之臣。被黜免者。皆如譚死敵以愧人。則爲國者。惟患愧人者之不多耳。苟誠多焉。鄰敵外寇。將無容足之地矣。論者盡獎其死敵之功。而憐其愧人之情。勿探其愧人之情。而掩其死敵之功也。吾故曰。君子之待狼曠。當恕而不當嚴也。然譚烈士也。回犯上之氣。而爲徇國之勇。雖末中節。要非常人之所能望也。待常人當以常法。待非常人。不當以常法。恕常法也。所以待常人也。拊摩戲狎。所以待孩孺。加之成人。則爲侮。闊略優容。所以待鄉鄰。加之益友。則爲疎。苟以待常人之恕。而待非常之人。則恕之適。所以辱之也。以譚之義烈。豈僕僕乞憐。而求人之恕者耶。譚雖往矣。吾想其心。必願受人之責。而不願受人之恕也。請得而備責之。人心當知所止。職當戰則戰。當守則守。職當先則先。當後則後。心止於事。事止於心。非可出其位也。惟各止其位。故冉有之用矛。不爲讎齊。顏回之

後至。不爲懼。匡子思之守國。不爲厚衛。曾子之避寇。不爲畏越。皆止其所止而已矣。狼蹕前日爲右。死敵可也。旣不爲右。固可以止。今乃無職而侵在職者之憂。輕進而死於敵。則是心不止於事。而思出其位矣。思不出位。出位則邪。思之所發旣邪。雖所成之功。壯偉勁厲。外爲人之所歎譽。而一心之間。實忿懟怨恨之所集也。當蹕赴敵之時。忿懟怨恨交衝。競起含毒而沒。雖得千百年之虛譽。豈能救其心之擾哉。我實清淵。人以我爲汙渠。於我何損。我實邱垤。人以我爲岱華。於我何加。君子當自觀吾之所以爲吾者如何耳。人之毀譽何有焉。九原可作。吾意狼蹕樂聞吾之言。未必不過於左氏之譽也。

楚人滅江秦伯降服

文公四年

天下之可懼者。惟出乎利害之外。乃能知之。風濤浩蕩。舟中之人。不知懼也。而舟外之人。爲之懼。酣醉怒罵。席上之人。不知懼也。而席外之人。爲之懼。狂之旣瘳。追思方狂之時。不知何以自容。痛之旣定。追思方痛之時。不知何以自處。身遊乎吉凶禍福之途。心戰乎捨攘爭奪之境。眩矜顛錯。昏惑舛逆。未有知懼之爲懼者也。春秋之世。王澤旣竭。反道敗德。亂倫悖理。不可概舉。尊莫尊於王。而有如子頹之出王。有如子帶之出王。此天下之大變也。此事之大可懼者也。親莫親於父。而有如商臣之弑父。有如蔡般之弑父。此天下之大變也。此事之大可懼者也。自是而降。則如滅國之禍。尤所謂慘烈而可懼者。國於天地。有與立焉。封殖於唐虞。長育於夏商。漑灌潤澤於文武成康之際。廟陳四代之鼎彝。府藏百世之典籍。朝有世臣。野有世農。肆有世工。市有世賈。雖蕞爾小國。不知幾人之力。幾日之功。扶持保衛。而至於斯也。一旦忽爲

強暴之所陵滅。係其君。俘其臣。墟其宮。遷其社。刊其木。堙其井。聖賢千餘年之所培養者。芟滅無餘。此豈小故也哉。凶威虐焰。可駭可愕。可憫可傷。而當時之君。視之恬不以爲懼。赴告之車未反。而金石之樂已淫。簡冊之墨未乾。而淫虐之令已下。此無他。惟處於危亂之中。而不知懼之可懼也。秦穆公於江之滅。獨恍然戒。惕然悟。避朝貶食。不勝其憂。非出於危亂之外。豈能深見可懼之真者乎。天下諸侯。皆處於危亂之內。而穆公獨出於危亂之外。何也。蓋自殺函一悔之後。虛氣俱盡。正心徐還。回視前日之所謗者。今皆可慚。回視前日之所安者。今皆可怪。股慄於衆人熟寢之時。目眩於衆人交賀之際。此避朝貶食之事。秦之羣臣以爲過。而穆公猶以爲不足也。穆公信能推此懼心而充之。視天下之諸侯。國一滅則心一警。心一警則政一新。是傷彼所以藥此。損彼所以增此也。固可以離危亡之門。而卜治安之基矣。豈止西戎之霸耶。

隨會能賤而有恥

文公四年

凡人之疾。能仰而不能俯。謂之籛條。能俯而不能仰。謂之感施。二者均疾也。彼之不能仰。猶此之不能俯。其疾豈有深淺之辨哉。形而有疾。心亦有疾。可貴而不可賤者。籛條之類也。厥疾之證。有餘於節廉。而不足於勞苦。可賤而不可貴者。感施之類也。厥疾之證。有餘於勞苦。而不足於節廉。證雖不同。同於爲疾而已矣。世俗乃喜其一而惡其一。能貴而不能賤者。則謂之高。能賤而不能貴者。則謂之卑。是說旣行。狷介之士。競以高亢自喜。聞金穀米鹽之語。則傲睨而不聽。視鞭扑箠楚之事。則嘔噦而不觀。清遠閒曠。夢寐

於大庭尊虛之上。周旋於浮邱洪厓之間。方無事時。非不可喜也。一旦納之於浩蕩叢劇之場。投之於迫急顛頓之地。則蹙然駭。怵然懼。雖輿臺阜隸。平昔屏息避道。仰望之於泥塗之下者。皆得而靳悔之。前日之高。乃所以爲今日之卑。豈非世俗之說誤之乎。身有俯仰。而疾無淺深。疾有貴賤。而名無高卑。以籋籵之所有。易戚施之所無。是謂無疾之人。以貴者之所有。易賤者之所無。是謂無偏之士。烏可喜其一而惡其一哉。晉人之稱隨會者。前後相望。獨郤成子能賤而有恥一語。非特可以見隨會之全德。亦可以起後世一偏之疾。此吾所以三復其言而不厭也。負於途。販於肆。耕於野。泯泯棼棼。所口賤者。天下豈少哉。然彼皆當賤者也。非能賤者也。以隨會之雅量曠識。乃不屑不厭。下親勞苦之事。宜廊廟而安閭閻。是以謂之能賤。宜圭組而安布韋。是以謂之能賤。宜鐘鼎而安箠瓢。是以謂之能賤。既甘賤者之勞苦。而復去賤者之卑污。全人之所不能全。斯其所以爲全德歟。想隨會身親賤事之時。趨則皆趨。役則皆役。焦焦然一庸保也。至於臨之以利。迫之以害。則勁厲之節。凜然於冒沒爭奪之中。清微之風。肅然於埃土氛翳之表。昂屹湧溢。挺拔而出。蓋有不可得而掩者。隨會無賤者之所短。賤者無隨會之所長。其獨稱全人。於晉國有以也哉。抑嘗深味郤成子之語。能賤者固難於有恥。然所以無恥者。實由乎不能賤也。公卿大臣。出入禁門。訐謔帝所。一有失節。則天下之責四面而至。彼豈不知爲可恥者。其所以忍愧負辱。徘徊而不敢發者。正以能貴而不能賤也。彼其心以謂一旦忤旨。譴責隨至。冕服褫矣。徒馭散矣。賓客落矣。一聞其語。猶心悸而神泣。況身履之耶。此所以寧受恥而不顧也。向使其貴而能賤。則安能鬱鬱坐受天下之譴責耶。

故卻成子之語。又當以馬文淵之論終之。

東萊先生左氏博議卷之二十二

甯嬴從陽處父

文公五年

易喜者必易厭。有書於此。一讀而使人喜者。屢讀必厭。有樂於此。一奏而使人喜者。屢奏必厭。蓋是書是樂之味。盡發於一讀一奏之間。外雖可喜。而中既無餘矣。其初之喜。乃所以爲終之厭也。善著書者。藏其趣於無趣之中。非欲掩人之目也。得趣於無趣。則其趣無時而窮也。善作樂者。藏其聲於無聲之中。非欲塞人之耳也。得聲於無聲。則其聲無時而窮也。至書無悅人之淺效。而有化人之深功。至樂無娛人之近音。而有感人之餘韻。凡天下之理。不能窺於未得味之前。必不能捨於既得味之後也。昔吾夫子設教於洙泗之間。子貢初見。挾其智而傲之。子路初見。挾其勇而陵之。夫以夫子之聖。猶不能動物悟人於一日之速也。彼陽處父何人耶。甯嬴一見之於塗。遽棄其妻子。躡屣擔簪。從之如不及。自世俗觀之。其移人之速。若過於夫子矣。然夫子雖不能服由。賜於一見。而能役由。賜於終身。陽處父雖能致甯嬴於一朝。而不能留甯嬴於數日。以一朝之功。而較終身之效。孰勝孰負。孰優孰劣。必有能辨之者矣。抑嘗深考甯嬴之言。然後知陽處父所以易使人喜。易使人厭者。抑有由也。蓋處父之剛。盡發之於外。而中無留者。溢於聲音。浮於笑貌。泛於步趨。流於寢食。平生之神氣。皆發露於衆人耳目之前。外雖震厲。而中無所蓄。外雖暢茂。而中無所根。其始見也。其美易見。其德易親。所以易使人喜也。其既見也。索之易窮。探之易盡。所以易

使人厭也。發之為春華。曾不能斂之為秋實。玩虛華而忘實味。是豈為腹不為目者所肯留哉。此甯嬴所以乍喜乍厭。而不避往來之煩也。雖然。甯嬴捨處父於數舍之邇。伯宗慕處父於數世之下。是甯嬴棄處父之華於芳烈方盛之時。伯宗捨處父之華於顛頽既落之日。使伯宗居甯嬴之地。得事處父於未有禍敗之前。吾知其終身執鞭。與之同戮而不悔矣。嬴之知幾賢乎哉。

邾文公遷於繹 文公十三年

理之未明。君子責也。置是責而不憂。其責固不可道。惴惴然不勝其責而亟求理之明。則天下之患必自此始。自夫人之有亟心也。始求說於理之外。姑借世俗之所共信者。以明吾理。樂其說之易行。忘其害之終反。夫豈知今日之快。乃所以召他日之患耶。蠶淫妖祥之說。執左道以迷民者也。辭而闢之。不責之君子將誰責。然君子任是責者。不亟於明理。而急於辨誣。謂以理告人。喻者十三。以事告人。喻者十九。蚩蚩之氓。難以是非動。易以禍福回。於是俯取禍福之說。即其共信者而曉之。武王不避往亡而勝商。明帝不避反支而降漢。太宗不避辰日而興唐。汝謂必凶。我反得吉。汝謂必否。我反得亨。借是事以明是理。向之溺於蠶淫妖祥之說者。果何辭而對耶。嗚呼。是徒思其說之易。而不思其害之反也。說以事立。亦以事墮。人以事信。亦以事疑。君子所恃以闢蠶淫妖祥之說者。理在焉故也。苟捨吾理而屑屑然較事之中否。則人雖今日以事而信吾說。他日亦必以事而攻吾說矣。自古及今。蠶淫妖祥之說。其不驗固衆。然幸而偶合者亦不乏也。我專舉其不驗者。彼專舉其偶驗者。萬一彼之事多於吾之事。則吾不戰而自屈矣。至正

之理不與事對。今吾以欲亟之故捨理就事。下與異端並立於爭奪之場。而僥倖于一勝。危矣哉。善夫左氏之論邾文公也。文公卜遷於繹。瞽史以爲不利。文公不從其言。賀遷者在門。弔喪者在閭。此固瞽史得以藉口而闢其說者之所諱避而不敢稱也。今左氏不諱不避。明著之書。又從而以知命許之。獨何歟。蓋左氏所主者在理。不在事。事之偶驗。不足爲吾說之助。其偶不驗。亦不足爲吾說之疵也。有是理然後有是驗。布算以步星。有是理也。故驗不驗之說生焉。測圭以視日。有是理也。故驗不驗之說生焉。乃若壽夭死生之正命。囂淫妖祥之邪說。判爲二途。邈不相涉。安得以彼命之壽不壽。爲此說之驗不驗哉。當文公之旣死。指以爲瞽史之驗者。固不足論。當文公之未死。指以爲瞽史之不驗者。亦不免捨理就事也。左氏所以發知命之言於文公旣死之後者。良以事雖偶合理本不然。遠卜而終旣不足以損文公之明。則言卜而驗者。豈足以增瞽史之重哉。吁。瞽史所以能簧鼓一世者。不過幸其事之驗耳。自左氏知命之言立。則事雖偶驗。人不復言。瞽史之技。至是而窮矣。伐其本。塞其源。信矣。左氏之善爲論也。

齊公子商人驟施於國

文公十四年

自治之說。古今論治者以爲根極。然固有名似而實非者。不可不深辨也。自治之說曰。木有蠹而風摧之。隄有穴而水潰之。國有隙而姦乘之。無蠹之木。視風如映。無穴之隄。視水如陸。無隙之國。視姦如愚。吾苟自治。其國渾全堅密。無閒之可入焉。雖有老姦巨猾。亦將斂手縮頸。退就民伍。何變之敢生。此固世俗所謂自治之說也。抑不知木與風相拒。故常防其蠹。隄與水相拒。故常防其穴。苟有國者。惴惴然深閉固守。

日與姦相拒。則爲治者亦勞矣。且彼未嘗察姦之所由生也。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豈有生而惡者哉。物有以動之矣。匹夫掉臂而行於道。未有爲盜之心也。少焉見道旁之室。珍貨溢目。而藩拔級夷。莫適爲主。然後寇攘之計始興。未見是室。則無是心。既見是室。則有是心。是其爲盜。不出於心。而出於室。明矣。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而篡其國。議者皆追咎昭公嫡庶不嚴。使商人乘隙以騁亂。吾獨謂商人未嘗乘昭公之隙。而昭公實開商人之隙也。向若昭公之時。國勢上尊。民志下定。則雖有悍戾過商人者。亦曷嘗有覬覦之念哉。惟其賤正妃而叔姬無寵。輕冢嗣而子舍無威。邦本旣搖。商人始動其無君之心。而驟施之計行矣。施而謂之驟者。見其昔未嘗施而今驟施也。昔未施而今驟施。是昔未嘗有此心而今始有之也。商人本心無惡。因昭公示之以利而動於惡。然則篡弑之惡。果生於商人耶。果生於昭公耶。尙論古人者。當追咎昭公之生姦。不當追咎昭公之防姦也。物來攻我。我則防之。自我致亂。將何所防耶。以木憂風。則可以蠹憂風。則不可以隄憂水。則可以沼憂水。則不可未有己招之而已防之也。不思己之生姦。而反尤姦之攻己。有見於人。而無見於己。其用心果如何耶。此自治之論。名似而實非。不可不深察也。雖然。天下固有元惡大憝。發覺端於無覺之中者矣。殆未可專責人君之開隙也。曰。人君以天下爲一體。萬物盈于天地間。闔散盈虛。往來起伏。皆君心之發見也。後世果真有性惡之人。則君固不任其責矣。惟惡不出於性。而出於物。故雖君未嘗親誘之。苟爲物所誘。是亦君誘之也。雖君未嘗親陷之。苟爲物所陷。是亦君陷之也。將何地以逃其責。故曰。百姓有過。在予一人。

楚鬬克公子變作亂

文公十四年

理有常然而事有適然。因適然之事而疑常然之理。智者不由也。歷數天下之事。出於常然者十之九。出於適然者百之一。以一廢百。奚可哉。父子天性也。父不以嘗有商般而疑其子。兄弟天倫也。兄不以嘗有蔡霍而疑其弟。相雖有莽。而古今之廊廟。未嘗無相。將雖有卓。而古今之邊關。未嘗無將。苟持必不然之事。而奪必然之理。則物物可畏。人人可防。其心焦然無須臾寧矣。君人者固有常體。操至公以格天下。合此者升。戾此者黜。犯此者刑。初未嘗容心於其間。故有譴怒而無猜嫌。有疎斥而無疑貳。且見其惡。投之嶺海。暮見其善。列之朝廷。上無永廢之人。下無自絕之志。此固君人者之常體也。險薄之徒。乃謂已疎者不可再親。已遠者不可再近。一經擯辱。即爲仇怨。如鬬克公子變之於楚。特以結秦成而功不酬。求令尹而請不遂。伺閒投隙。卒成大變。況於罹投放竄。殛之刑者乎。故吾不廢之則已。既廢則使不能復興可也。吾不退之則已。既退則使不能復進可也。是說既行。世主之心術始盡矣。抑不知二子之變。蓋出常理之外。南嚮而治。一日萬幾。賞未值功。爵未滿志者。駢肩交蹠。巧歷有所不能計。苟皆如二子之爲。則滔滔四顧。孰非君之讎乎。推而下之。則嘗筮之僕。不可荷囊橐。嘗叱之狗。不可衛門闌也。世寧有是理耶。自古及今。挈於鼎鑊。起於礎質。釋於囹圄。任股肱心膂之寄。閔大博碩。震耀彝鼎者。代不乏人。豈條陳彙舉。以開廣主意。不當獨摘二子之亂。敗其君恢然之度也。二子之亂。固不可以常理論。彼楚莊命之居守。待以不疑。無負於二子。而二子則負之。無乃有君人之度乎。是不然。守國重事也。非臨大節不可奪者。

莫能也。令尹非可求之官，而臣之有勞於國，亦豈當如市人計物取值哉？二子之浮淺躁露如是，雖守一障猶難之，況委之空宮而授之鑰乎？吾見楚莊無君人之明，而未見其全君人之度也。信如是說，則人君號爲度有餘而明實不足者，必將濟之以察歟？曰：是非兩物也。道學不講蔽者，遂謂恢厚純誠不足以御末世之變，於是揣摩以鉤人之隱，臆度以料人之情，日求而日疎，曾不知天理洞然，本無不燭，而吾乃揣摩以汨之，臆度以撓之，溷亂方寸，使之舛錯，其所以自智者，乃所以自昏也。揣摩臆度之私盡，則是非美惡之理彰，至明之地，本在恢厚純誠中。世俗乃捨之而競求於譎詐辨慧之際，何異賈楚而屠燕哉！爾欲察毋厭昏，爾欲巧毋厭拙。

單伯請子叔姬

文公十四年

○季文子如晉

文公十五年

齊人赦單伯歸子叔姬

文公十五年

前人未決之訟，後人之責也。前儒未判之疑，後儒之責也。吏職官府，儒職簡牘，官府有枉，簡牘亦有枉。辨今世之枉者，屬之吏，辨異世之枉者，屬之儒。人雖有去有來，然同一官府也。事雖有久有近，然同一簡牘也。吏不得以非己之時而卻其訟，儒者亦豈以非己之時置其疑而不辨哉？單伯爲魯請子叔姬於齊，左氏無異辭，公羊穀梁兩家以爲單伯淫於叔姬，是以覓執從左氏耶？則單伯無毫髮之愆，從公穀耶？則單伯有邱山之惡，此千載未斷之獄，待後儒之閱實也。吾請以經爲律，以傳爲案，以同時之人爲左驗，平反而昭雪之。今訴人之罪者，所訴之牒，其氏族爵位鄉土猶不能知，則弗待訊鞫而知其爲誣，單伯實周臣而公穀乃以爲魯之大夫，周魯之辨，且復倒置，尙未辨其爲何國人，則所言之罪，豈足信乎？吾非據左氏

而指單伯爲周臣也。公穀方與左氏訟。左氏之言雖直焉。能折二家之口哉。吾之所以指單伯而爲周臣者。蓋以經知之。非以左氏知之。畿內諸侯。見於經者多矣。祭伯之來。凡伯之伐。毛伯之錫命。召伯之會葬。考其書法。與單伯無少異。公穀何所據。而以彼爲周。以此爲魯乎。自周之外。經未有書諸侯之臣爲伯者。倘舉內大夫以明之。疊挾柔溺豹。嬉意如之類。不氏而名者也。叔孫得臣。仲孫何忌之類。兼氏而名者也。公子慶父。公弟叔肸之類。配親而名者也。仲遂。叔老。叔弓。叔隲之類。配仲叔而名者也。二百四十二年之間。不書名者。獨季子來歸一語而已。曷嘗聞內大夫不名而書伯者乎。公穀之誣瞭然矣。政使如公穀之說。以單伯爲魯大夫。則聖經不名而書伯。亦當如季子之比。季友有討亂之略。有託孤之忠。以身爲一國之安危。故春秋不名以貴之。若單伯果魯大夫。聖經不名而書伯。必有大功大善。居季子之右。安得反負淫齊之罪乎。負甚大之罪。而得甚美之褒。則何以爲孔子。何以爲春秋。孔子是則公穀非。孔子非則公穀是。持二說以詰二家。雖秦儀代厲。亦未必能置對也。左公穀者曰。單伯之列於經。自請叔姬以前。如逆王姬。如伐宋。如會鄆。不絕於簡。至請叔姬之後。則載於策者有單子。而無單伯。庸詎知書伯者非魯。書子者非周乎。曰。爵列升降。各隨其時。如滕前侯而後子。不聞其有兩滕也。杞前伯而後子。不聞其有兩杞也。是何足以病吾說哉。或者又曰。前古枉直未辨者。何可勝數。單伯之事。特牛一毛。倉一粟耳。浩浩塵編。子能盡發而細辨之乎。曰。人無故負冤。更百世而莫能雪。後之人又以爲瑣屑而不足問。是終天地而無伸眉之日矣。推是心以蒞官臨政。則攬山積之文書。對牖至之黎庶。必將厭其叢脞。漫不復經意。抑不知我視

之甚微。彼視之甚重。我視之甚緩。彼視之甚急。亦何愛頃刻之勞。而使彼膏沒身之恨乎。肆於塾。聽於府。執筆之際。皆不可不思。

宋華耦辭宴

文公十五年

君子之立言。待天下甚尊。期天下甚重。雖至奧至邈之理。未嘗敢輕視天下。逆料其不能知。故識雖在一世之先。而心嘗處一世之後。是非推遜。不伐而自託於謙退也。降衷在天。秉彜在民。凡具耳目鼻口號爲人者。罔不備參贊化育之神。經緯幽明之用。吾其敢以淺心隘量。大棄之於罷冗無能之地乎。至於父母之邦。尤君子之所祇畏。而不敢忽者也。維桑與梓。必恭敬止。於一草一木。猶嚴如是。況於人乎。左氏世傳以爲魯史。則魯其父母之邦也。其載華耦來聘。無故揚其先人之惡。以辭宴。乃繫之曰。魯人以爲敏。左氏之意。豈不以耦之辭令。魯人之所誇。而非君子之所貴乎。耦之言。少知禮義者皆知賤之。雖當時二三浮薄輩。妄相矜衒。然曲阜龜蒙七百里之封。寧無一人知其非者。今概稱魯人以爲敏。果哉左氏之論也。概稱魯人以爲敏。是謂魯空國無君子。抑不思所謂魯人者。誰非爾之黨友乎。誰非爾之姻戚乎。誰非爾之師長乎。一而言而盡置黨友姻戚師長於庸鄙之域。倨傲暴慢之氣。勃然可掬。歸之以不孫不弟之名。吾意左氏不能辭也。昔吾夫子亦嘗稱魯矣。曰。魯無君子。斯焉取斯。是夫子一言而待魯爲君子。左氏一言而待魯爲小人。人心之不同如是哉。魯一魯耳。夫子以夫子之心觀之。故見其可稱。左氏以左氏之心觀之。故見其可鄙。所存易於內。而所觀變於前也。或謂左氏之言魯人。特蚩蚩之流耳。至於閎達博雅之君。

子敢名之以魯人哉。曰：閔達博雅之君子，其材雖出人千百等，然履魯地，啜魯泉，服魯藥，食魯粟，苟不名之以魯人，豈九夷八蠻之人乎？一爲君子，而背鄉閭，蔑名教，不以魯人自命，是外父兄而恥與同類也。夫豈君子之所敢安哉？吾益見左氏之誤也。雖然，衆不可概言也。本不可忘也。左氏之失固不可復蹈也。迺若十人之聚，三家之市，凡鄙汙下，皆無足取，斷之一言，不亦可乎？曰：至理均賦，先覺者爲聖，爲賢，未覺者爲庸，爲鄙，彼雖未覺，然是理洋溢往來於眉睫步趨間，屈伸俯仰，無非動人悟物者。吾方左酬右酢之，不暇，慢心何自而生？人見吾與庸鄙接，而不知吾常與天理接也。終日與天理接，敢輕乎哉？

公孫敖二子

文公五年

物之移人者，莫如權位。仰視其冠，昔鷩今貂，俯視其服，昔緇今貉，飢視其食，昔簞今鼎，渴視其飲，昔瓢今卮，是孰使之然哉？權位移之也。其移有大者焉，卑者可使倨，重者可使浮，樸者可使華，恪者可使慢。其移又有大者焉，貴者自處於尊，未足駭，使尊者反安於卑，可駭也。尊者反安於卑，未足駭，使貴者併忘其尊，可駭也。吾是以知權位之移者，不特其人，而又且及他人，不特移當時，而又且及後世。居權位之間者，可輕乎哉？始公孫敖生穀，與難而出，奔復生二子于莒。孟獻子實穀之子，其視公孫敖則祖廟也，其視在莒之二子，則叔父季父也。二子還魯，傳稱孟獻子愛之，聞子國及有戕伐之讟，二子則曰：夫子以愛我，我以將殺子，聞不亦遠於禮乎？乃皆犯寇而死。味二子之言，反視孟獻子若大父行，自處於孺子之列。左氏從而載之，亦忘二子之爲叔父也。獻子雖地居宗主，位列國卿，然天屬尊卑，要有常分，愛而不敬，固已非

禮。二子見人爵之尊。而忘天屬之重。後人之載筆者。亦從而忘之。權位之移。人可畏哉。本宗之親。長幼高下。雖牧園阜隸。甚翫而昏者。猶能數之。今一移於權位卑者。自視若尊。尊者自視若卑。繆亂舛錯。不復能記。則他事遺落者。可勝計乎。父兄之所訓。師友之所語。其廢忘者。不知其幾也。稱幼之所志。壯大之所習。其廢忘者。不知其幾也。邦國之所係。朝廷之所紀。其廢忘者。不知其幾也。凡吾前日之所學。所聞。所講。所畫。恭布派別。羅列胸次。皆坐聲利而汨陳之。可不深懼耶。嗚呼。孟獻子之沒。至於今。將二千祀矣。其聲華寵利。蕩爲太虛。不可控搏焉。有氣燄之能移人哉。然讀其書者。習其章句。安其訓誥。尙有不悟二子之爲叔父。獻子之爲兄子者。況於身處其時。親當其地。乃欲卓然自覺於沈酣膠擾之中。難矣哉。

東萊先生左氏博議卷之二十三

齊人侵我西部

文公十五年

言在此而觀在此者衆人之觀也。言在此而觀在彼者君子之觀也。兩訟在庭，甲操券契，乙奉質劑，聲牙據拒，健吏閑筆不能下，他日偶視故府之牘，適聽道路之言，罅開節解，舉無遁情，牘豈豫爲此時設，言豈特爲此事發哉。邈乎不相涉，而其證甚的，寥乎不相及，而其喻甚親，吾知其說矣，無心之言，其言真，無心之見，其見定，是故觀言有術，略其專而察其旁，堅白乎求之，惠鄧清淨乎求之，老莊刑名乎求之，申韓耕稼乎求之，陳許規規然自局於簡冊之內，而不敢騁君子謂之俗儒，取守之論，儒者之所爭，而未有知其所由始者也。自叔孫通陸賈之徒，進說於時，而逆取順守之說，浸淫於天下，後之人雖爭之強，辨之疾，終莫能泝其源，而拔其根，殆觀其專，而不觀其旁之病也。盜發於秦，盜獲於吳，衆人不察之地，可不少留意耶。齊懿公伐曹，入其郛，季文子非之，累數十言，其辭雖不一，大要皆爲懿公發也。吾讀其語，至於以亂取國，奉禮以守，猶懼不終，然後知秦漢取守之說，其所從來遠矣。文子之言，本論伐曹，偶及於取守，寓意而非造意，泛言而非立言，從容游談，忽不自知，判取守爲兩事，吾是以知逆取順守之論，濫觴於春秋，而襄陵於秦漢也。吾請置叔孫通陸賈之徒，而獨與季文子辨取守一道也。源涇而瀾涓，根蘗而葉薰，古無是論也。取守之論，其分於春秋之際乎。吾於文子之言有見也。百年禮法之家，不幸而子弟欲敗其家，猶必

徘徊猶豫。半出半入。未敢奮然遽行其意。彼其去禮法未遠。其心猶有所畏也。堯舜禹湯文武以來。取以是守。以是未嘗斯須去禮。前聖後聖。相付甚嚴。至於春秋列國。正其隙方開之時。故文子之言。有猶若所憚者。既曰以亂取矣。以禮守矣。復繼之曰。猶懼不終。一語開之。一語閉之。一語招之。一語壓之。前語方脫口。而遽汲汲於自贖。豈非取守之論方分。而文子之心。猶有所未安者耶。時寔遠。論寔廣。至於隋唐之際。所謂逆取順守。弄文墨者。往往道之。晏然不疑。若誤記以爲六籍語者。尙奚言哉。此吾所以獨與文子辨。而竊意取守之論。起於春秋之時也。唐太宗並緣此義。手戕二昆。臨朝而無愧色。第貞觀之治。前代鮮居其右者。世俗遂謂文子之言。猶信胠篋探囊。而揖遜守之。謂之工於守財。則可。謂之勇於改過。則不可。爲盜者棄其所攘。然後不謂之盜。逆取者捨其所取。然後不謂之逆。安有身擁盜物。而自名順守者乎。吾是以知取守之無道也。

楚大饑。庸人帥羣蠻叛楚。文公十
六年

豐歉在人。而不在天。強弱在人。而不在地。歸豐歉於天。閉口而俟死者也。歸強弱於地。束手而就亡者也。是故天時雖歉。以人而豐。地勢雖強。以人而弱。強弱豐歉之權。係於人而已。楚地跨南服。威令行於諸侯。自蚡冒以來。羈百蠻。以長繩。而鞭箠之。雖與臺隸人。莫不氣吞馭舌之君。長歲小饑。庸人率羣蠻而叛之。正如蚊蚋撲緣。何足介意。而一國駭懼。聚謀徙都。仰視庸濮。岌如泰山之將壓。慄慄危懼。朝不謀夕。當是時。楚國封疆。豈削於前。與賦豈減於舊哉。特主謀者弱。雖封疆與賦之盛。不能使之強也。及蔣賈之言。

一發大小老穉皆有奮心。自盧以往。振廩同食。見氣之盈而不見用之竭。見師之飽而不見歲之饑。潰庸四境如埽。嗚呼。不有君子。其能國乎。蔣賈未謀也。則楚以強爲弱。蔣賈既謀也。則楚以歎爲豐。無其人。則山川形勢。地雖與之而不能全。有其人。則饌饋糧餉。天雖奪之而不能病人之權重矣哉。或曰。楚之是役。有慮戢黎之兵。有子揚窗之謀。有師叔之謀。有子越子貝之旅。合衆智萃羣力。用集大勛。豈專蔣賈之功歟。曰。至難回者。天下之勢。是勢一回。則風驅雷動。雲飛川決。雖僬僥成施。亦皆鳴劍抵掌。赴功名之會。故回大勢。號爲天下之至難。有張良以決鴻溝之追。則參勃信布之徒。不可勝用也。有郗彤以決河北之留。則弇異漢恂之徒。不可勝用也。天下患無張良而不患無參勃信布。天下患無郗彤而不患無弇異漢恂。當楚人策畫未定之際。使無蔣賈之一言。退自竄於阪高之墟。則雖有數子之智勇。不過崎嶇草莽間。其有匹夫之決者。不過先狗馬填溝壑耳。賈也。昌言於庭。挾楚國頽仆之勢。而起之徧國中。勃勃皆有生意。淬戈礪刃。惟恐見敵之晚。雖無數子。豈無能辦此者乎。戰於外。鼓於中。籌於上。用力愈佚。受賞愈醜。昔之治兵。蓋未嘗無次第於其間也。

鄭子家爲書告趙宣子

文公十年

井有餘潤。圃者不爲之增畦。車有餘載。馭者不爲之增橐。天下之理。惟厚於養而薄於求。然後可以相待。而至於無窮。先王之有天下也。分地分民。以建諸侯。圭焉而朝。鼎焉而食。輅焉而趨。鼎焉而燕。臺其門。觀其闕。秋毫皆君賜也。雖日薦幣而暮奉籩。猶不足以答天地大德。而先王制爲五服。六年一朝之典。夫豈

欲佚諸侯而驕之哉。蓋在我者常欲有餘。在彼者常欲不足。使諸侯養其忠而不得。盡展蓄其力而不得。盡施此所以傳百世而無不軌不物之患也。晉於鄭何益哉。嘗建置其社稷乎。未嘗也。嘗擁立其君長乎。未嘗也。雖時有涓滴之惠。然干戈相尋。德不償怨。彼其所以龜塗著道。君臣相望於晉之郊者。豈得已哉。特畏其力焉耳。晉人猶不廢而多求於鄭。鄭不勝其求。移書以直之。晉人氣視神奪。僕僕然行成遣質。惟恐不及。以大國之尊。而下行小國之事。甘受屈辱。而不敢辭。蓋求之太甚。固有以招之也。周不能歲朝諸侯。而晉則能之。晉之捐循諸侯。過於周。則可。不然。則執訊之辱。不發於鄭。亦必發於他國也。過任之事。父不能得之子。無已之求。君不能得之臣。況俱號爲諸侯者乎。雖然。晉楚俱大國也。鄭介晉楚之間者也。鄭之於晉。其抗辭以對者。蓋非一端。如壞館登埤。爭承問後之類。行行然每不肯爲晉下。至於事楚。則異是矣。飭車而朝。走幣而使。惟恐少忤其意。敢抗辭以對者。殆無幾何。其勇於晉而怯於楚乎。曰。晉中國也。可告語者也。楚蠻夷也。不可告語者也。鄭有晉憾。猶敢訴焉。至於楚。則不敢訴而敢叛。二者孰爲得失哉。以迹而論。則楚恭而晉倨。以心而論。則晉親而楚疏。人徒見鄭之君臣入楚之境。貌恭心肅。遂以爲畏楚。入晉之境。辭費說煩。遂以爲慢晉。抑不知爲晉楚謀者。寧受其畏乎。寧受其慢乎。必知所去取矣。諫疏不至於朝。訴牒不至於府。晏然靖謐。號爲無事。以晉楚之事格之。無乃猶有可察者乎。

邲歌闔職弑齊懿公

文公十年

事有出於常情之外者。非人之所不能及。則必不能及人者也。肘腋怨讎。腹心仇敵。曠懷大度。高出於常。

情之外。夫豈常人所及哉。智不踰於常人。而欲爲非常人之事。則必愚者也。闇者也。發褚以示盜者也。決隄以俟溺者也。跣足於雄虺之榛。而裸身於餓虎之蹊者也。至於姦雄凶猾之人。每持寧我負人。無人負我之語。睚眦之怨。必削株拔根。無唯類乃止。彼豈不知含洪光大爲盛德事哉。蓋思其上者。慨然以爲不可學。至其下者。驟然以爲不足學也。齊懿公奪閭職之妻。則邠歆之父。而復親近二人者。與之狎昵。卒屠其軀。意者懿公豈不分菽麥者耶。則戕君竊國。機略初不在人後。乃於人情易見之利害。舛錯如此。世未有知其說者。抑不知懿公之事。他人視之。若不近人情。而懿公實未嘗不用其情也。彼懿公身爲公族。而弑其君。於其父子親族之間。亦已薄矣。至於宗族殘忍。驚暴。熱然無情。推己之情。而謂人皆然。此其所以日親歆職。而不料其果於復讎也。人怪懿公之不近人情。而不知懿公之禍。正坐以己之情。而度人之情也。請以太子劭之事實之。劭與弟濬。俱謀逆。潘妃者。濬之母。而劭之所欲殺也。劭將殺其母。而親其子。疑若非人之情。抑不知劭濬之情。同於悖逆。元嘉之變。潘妃旣戮。而濬之附劭。有加於前。兄弟梟弟。猶何其異。軀而同情也。商人之待歆職。正如劭之待濬。自謂人皆如己。不復置疑。此吾所以推懿公之禍。正在於用情也。吾攷傳之所載。二子旣戕。懿公舍爵而行。略無所憚。而又竊有所感焉。當懿公謀逆之時。貨粟之際。曲澤私德。僞聲虛譽。營邱之民。奔走而歌舞之。故能以支代宗。而竊其國居位。未幾以凶虐而殺其身。向日之受其姑息者。竟無一人仗戈以赴其急。推刃之人。緩步出郊。略無所憚。至於是。然後知區區之小惠。實不足恃也。齊懿公罪惡貫盈。本無足責。吾特表而出之。以爲好行小惠者之戒。

襄仲殺惡及視止立宣公

文公十年

天下之亂無形者不可討無志者不果討無助者不能討合是三無亂之所以成也。匿機閉鍵覆阱韜戈。城府高深不見纖隙。是謂無形。視國傳舍視君弈棋小寇不訶大寇不禦。是謂無志。膽壯形羸志強勢弱。子然孤立莫救危亡。是謂無助。發於彼者有形立於我者有志。資於外者有助。亦何姦之不消。何難之不平哉。宜消而長宜平而傾。此君子之所以深嗟而屢歎也。叔仲惠伯之禍吾嘗三復其事而悲之。惠伯受遺輔政履危疑之朝。固當蚤警暮戒。大布耳目。剪荆棘於萌芽之始。殪虎兕於蠕動之初。雖深譎沈隱之謀。猶必鉤考而披抉之。況襄仲親以殺嫡立庶之計。顯語惠伯。不訊而承。不索而獲。是天發其姦。賜惠伯以討亂之機也。惠伯撫機不發。見亂之形。恬不爲備。意者惠伯沈浮媿阿。無徇國之志歟。惡視之難殺身就義。凜然不負其意。謂惠伯無徇國之志者。誣也。有徇國之志。而見逆國之形。是宜忠憤俱發。百舍一赴。如注坡馬。如縱擊魚。如解縉鷹。靡容晷刻之緩顧。乃束手待斃。嚙無所爲。殆惠伯困於無助。畏襄仲之多助。而不敢發也。襄仲所恃爲助者。獨齊耳。出姜實齊女。而子惡齊之自出也。齊所以不顧其親。而從其請者。特以襄仲專政。欲以親魯耳。惠伯若亟遣使於齊。援姻戚之義。明利害之數。以感動齊侯。則齊未必不翻然改計。蓋棄至親之甥。而卽甚疏之人。齊必不爲也。捨已立之君。而待將篡之賊。齊又不爲也。墮救患之名。而取黨姦之謗。齊又不爲也。惠伯倘如前所陳。以曉齊侯。則齊知子惡有惠伯爲之內主。又知襄仲不能專魯之權。則安肯捨此而助彼乎。襄仲旣失齊助。則塊然凡上肉耳。僑如倚晉傾魯。氣蓋一國。晉人

朝侮而僑如夕走。惠伯誠能厚結齊權。以孤襄仲之援。吾見臨淄之廬未反。而東門之室已虛矣。釋此不爲。乃殞身卓棧。與草木同腐。此君子所以深爲惠伯惜也。嗚呼。襄仲泄謀於人。在法當敗。公室連姻於齊。在法當親。惠伯可討不討。而使襄仲轉敗爲成。可附不附。而使齊侯變親爲怨。雖有區區之心。何救龜玉之毀乎。是以君子惡徒善。

季文子出莒僕

文公十年

魯道衰而權移於季氏。議者徒見其專權之禍。而不見其竊權之由。吾讀左氏書。至季文子出莒僕之事。然後知季氏竊權之始。蓋在此也。權君之所司也。堂陞甚高。扁鑄甚嚴。操柄甚尊。豈人臣能一旦徒手而奪其權哉。必有隙焉。然後能乘之。必有名焉。然後能假之。必有術焉。然後能攘之。吾於莒僕之事。未嘗不三歎文子之險且譎也。宣公篡立。大臣未附。國人未信。其權未有所屬。此千載一時之大隙也。以季文子之富強。投其隙而攫取其權。誰曰不克。然取之太迫。則君不安於上。民不厭於下。雖劫而留之。其權終有時而還。故因莒僕之事。借其名。闕其術。嘿收一國之權於掌中。而人不悟。深矣哉。文子之謀也。莒僕弑君竊邑。宣公不惟納之。而又欲封之。是固羣臣之所當爭也。文子託去惡之名。改君命而使司寇斥僕於境外。以嘗試宣公意。以謂君苟怒我耶。則吾固可自附於忠憤愛君之徒。君苟聽我耶。則魯之大柄。自是歸我矣。退不失譽。進不失權。君有從違。我無增損。其自爲計乃如此。自古之盜權者。皆覬成而惡敗。蓋成則受大福。敗則蹈大禍。未有如文子之計。不幸不成。猶不失蹇諤之稱者。其爲計可謂高出古人之右矣。既

而宣公果惑於史克之對。終莫能詰。一時上下皆爲所眩。君嘉其直。人誦其忠。而不知國柄已移於冥冥之中。更千百載。觀者猶以斥莒僕爲文子之美。莫有辨其爲竊權之始者。吁。死諸葛可以走生仲達。死姚崇可以算生張說。孰謂旣死之文子。餘欺遺譎。尙能欺千百載之後乎。至其後世子孫。取卞城費舞佾。設撥之類。很縱之跡。若泥中之鬪獸。蓋得文子之蘊者也。吾詳考史克之對。歷數莒僕之罪言。雖指僕而意譏宣公。宣公負篡弑之惡。實魯之僕耳。聞克之言。其類能無泚乎。克內則陰中宣公之隱。以脅之外。則盛稱文子之功。以誑之一脅一誑。捭闔箝制。真季氏徒也。然克之辭。浮麗夸靡。學者或咀其華。而忘其實。吾嘗摘其妄以示之。克首稱先大夫臧文仲。教行父事君之禮。行父奉以周旋。罔敢失墜。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也。嗚呼。行父尙記文仲之教乎。前日襄仲之難。嗣主受弑。無禮於君。孰大於是。行父乃恬若不見者。文仲之教何在也。不應鷂於襄仲。而鷹鷂於莒僕。可憐哉。克之謬妄不情。若此類甚衆。姑發其一。以告學者。使無惑焉。

宋公殺母弟須及昭公子

文公十
八年

○武氏之族以曹師伐宋

宣公
三年

身後之愛憎。可以驗身前之臧否。聞其名而共慕之。見其嗣而共恤之。是人也。必有遺愛在民者也。聞其名而共誡之。見其嗣而共疾之。是人也。必有遺釁在人者也。故是非善惡之辨。必至於子孫而後定。以朱之淫而賓於虜。以盈之材而亡於晉。非尙論其先。果何以致之哉。宋昭公之無道也。不能其大夫至於君。祖母。衆叛親離。而殞其身者也。人亡而虐不亡。骨朽而惡不朽。其平日之所踐履。猶將削其迹而去之。況

所謂子孫者。豈有措足之地乎。然武氏道昭公子而爲亂。雖不克成。然餘殃流毒。更三四年而後息。使宋人果憾昭公。則眇然弱息焉。能搖民心。傾國勢。震盪謹動。一至於此。殆未有知其說者也。生而向死。而背者。世固嘗有是矣。曷嘗聞生則厭之。死則懷之者乎。彼昭公果何以得此於民哉。君天也。民之於君。固不可解於心者。昭公雖無道。然嘗託在君位矣。君民之間。蓋自有不膠漆而固者。前日之怨。豈民之本心哉。物有以迫之。鈇焉鉞焉。則怨。桁焉槽焉。則怨。斲焉游焉。則怨。臺焉囿焉。則怨。至於身沒之後。鈇鉞弊。桁槽朽。斲游弛。臺囿荒。前日之怨。實然空然。墮於渺茫。漫不見蹤跡。冰泮則水生。塵盡則鑑澈。怨去則思來。斯民始怵惻悽慘。追惟疇昔。君臣之義。見其遺嗣。惻怛興憐。故姦宄乘之。猶足疑誤羣聽。此真民之本心也。惜乎怨在身前。思在身後。昭公親當今日之怨。而不及待他日之思。此其所以履危亡而莫救歟。當昭公將弑之際。徬徨四顧。無非讎敵。途窮勢極。自赴坑阱。抑不知民心本未嘗忘昭公。特奪於殘虐而不暇思耳。使昭公奮發悔悟。改前之爲。則民將移其身後之思於身前。向之鴟鴞。皆鸞鳳也。向之董葛。皆參朮也。向之礎質。皆几席也。向之讎敵。皆姻婭也。遷善之門。翻手可闢。適治之路。舉足可登。乃延頸待斃。自謂無策。愚矣哉。

東萊先生左氏博議卷之二十四

晉不競於楚

宣公元年

下流困惡之所歸也。舉夏之惡皆歸桀。舉商之惡皆歸紂。雖有龍逢比干之徒。特一簣而障橫流。終莫能遏其歸也。君子不幸而立暴君之朝。蹙頽疾首。坐視其君爲惡之所歸而不能遏。則有之矣。怙亂肆行。推惡於君。忍以其君爲歸惡之地者。是誠何心哉。晉靈公之不君。固衆惡之所歸也。侈以敗國。貪以失鄰。皆靈公之實惡。而非所謂歸惡也。吾獨怪荀林父。當時號賢大夫。伐宋之役。亦取賂而還。浸失鄭之助。而成楚之強。意者迫於靈公之暴。而不得聘耶。則林父是役。秉鉞專征。本非有所牽制也。固宜指弑君之罪。以明大義於天下。顧乃怵於小利。遷延退卻。林父非不自愛重者。胡爲而甘受貪憚之名也哉。其心必謂靈公之貪侈聞於天下。吾雖受賂而還諸侯。必以罪靈公而不罪我。幸有靈公以爲歸惡之地。固可借靈公自解。以逃巽懦。苟得之責。此其所以取賂而無所憚也。不然。則林父前嘗事襄公矣。何爲而不取賂耶。後嘗事成公矣。何爲而不取賂耶。不前不後。而獨取賂於靈公之朝者。蓋襄成之失德。不聞於諸侯。於是時受賂。則惡名必歸於己。至於靈公。則素負貪侈之名。宜林父得以嫁其惡也。左氏載晉失諸侯。不競於楚之由。亦不過歸罪靈公之侈。初無一言罪其臣。果不出林父之所料。則林父之爲謀亦密矣。嗚呼。莊躄爲盜於楚。而楚之盜。皆託之莊躄。莊躄宜得此名者也。己實爲盜。而歸莊躄以盜名者。是亦一莊躄也。靈公

爲惡於晉而晉之惡皆託之靈公靈公宜得此名者也。已實爲惡而歸靈公以惡名者是亦一靈公也。況林父被服名教習知君臣之義而忍爲此其惡殆甚於靈公矣。鼯黮昏出鷓鴣夜號乘闇妄動物多有之。吾不意林父亦爲此態也。或曰君淫亦淫君奢亦奢古之人固有自毀而分謗者安知林父之不爲此耶。曰謗可止而不可分分謗所以增謗也。君有失猶望臣正之君有過猶望臣規之苟同君之惡自謂分謗上下相濟混事一體則復何望焉。一君之侈縱民且告病諸臣又爲侈縱以附益之民何以堪乎。是其於謗不能分之使薄適以增之使多也。一炬之火炎岡燎原鬱攸蓬勃或者乃分爲數炬欲以殺火之勢有是理乎。故曰分謗者所以增謗也。

鄭人獲狂狡

宣公二年

君子之與邪說辨也不得已也。喬宇冤瑣一世皆傾辨之則吾道存不辨則吾道喪此其勢不得不與之辨也。世皆知其非而吾猶辨焉是得已而不得已也。然天下之患每自不辨始一粟在地有時而生一說在世有時而行彼其說雖淺謬狂僻夫人皆知其非然要有是說存於世今日棄之安知他日無取之者乎。今日鄙之安知他日無慕之者乎。君子徒見始之人不彼信也遂不復置之齒頰間抑不知是說在世自根而芽自芽而葉浸長浸興日以滋大百年之外數傳之餘終必誤人而後止吾是以知邪說果不可使有也。宋襄公持不重傷不擒二毛之說以敗於泓舉國皆咎之其說不足以移人可知矣。襄糴坐甲固敵是求非我殺彼則彼殺我當是之時反欲縱敵以爲仁其迂昏至此尙足與之辨乎。況國人皆知咎公必

無肯蹈其覆轍者。是襄公之說。適以自誤。而不足以誤人。固君子之所不必辨也。三四世之後。乃有狂狡者。生長於宋。聞襄公之風。而悅之。大棘之役。與鄭人戰。不忍鄭人之入於井。倒戟而出之。反爲鄭人所獲。祖襄公之餘論。自取俘虜。然則襄公之說。近不能移當時之國人。遠乃能誤後世之狂狡。是知邪說不足以惑當時者。未必不能惑後世。君子之與邪說辨。其可以當時之從違爲斷乎。凡天地之間。有是物必有嗜之者。有是說必有從之者。動人之物不必真。動人之說不必異。昌歎羊棗。品凡味劣。更千百年未嘗得俎豆於粗梨橘柚之間。忽有嗜之者。至終身不能忘。異端邪說之在天下。固有鄙陋乖誤。不足以欺愚眩衆者。然安知世無偏好獨嚮。若狂狡之於宋襄乎。吾是以益知異端邪說。果不可存於世也。自道術旣裂。異端邪說。起如蠮毛。所聞者可得而攻。所不聞者烏乎而攻之。所見者可得而攻。所不見者烏乎而攻之。今欲禽獮草芟。使無一說之存於世。難矣哉。曰是不難。其本在正人心而已。孟軻氏出。與諸子辨。獨牴牾楊墨。一。二。家。以例其餘。同時如列禦寇。莊周者。未嘗問也。同時如申不害。商鞅者。未嘗問也。同時如鄒衍。公孫龍者。未嘗問也。孟氏豈縱敵爲吾道累哉。蓋人心一正。則詖淫邪遁之辭。殲蕩無遺。固不待歷詆而徧攻之也。一日旣升。羣陰皆伏。一雨旣浹。羣槁皆濡。牖牖而燭之。哇哇而溉之。則天之爲天也。蓋勞。

鄭伐宋囚華元

宣公二年

天下之情。固有厚之而薄。薄之而厚者。不可不察也。子弟與鄉人。皆在席。觴酒豆肉。必先鄉人。而後子弟。豈人情固厚於疏。而薄於親乎。蓋疏則相責。故不可不與。親則相恕。故可以不與。其待鄉人物。至而情不

至所謂厚之而薄者也。其待子弟物不至而情至。所謂薄之而厚者也。凡人情相與。至於無間。則用之。不擇。置之不愠。予之不辭。奪之不怨。曠然相期於形骸之外。夫豈以薄物細故。而遽爲向背哉。華元殺羊。食士。而其御羊。樹不與人。皆以爲待羊。樹之薄。吾獨以爲待羊。樹之厚焉。元之意。豈不以樹爲吾御幾年矣。左執鞭。右奉轡。且則偕出。暮則偕入。險阻寒暑。升降驟馳。無不與吾俱。相悉已深。相信已熟。今日饗士。吾肘腋同體之人。豈計一杯羹。以爲輕重。姑及疏者。遠者可也。羊雖不及。然親厚之意。固已踰百牢。而豐五鼎矣。樹不知享其意。而徒欲享其食。忿戾勃興。驅車趨敵。投華元於死地。覆喪師徒。而不顧。元待之以君子之心。樹報之以小人之行。非特負元。乃負國也。議者或謂元御下寡恩。以起羊樹之怒。吾觀元之爲人。樂易慈祥之氣。溫然可挹。其免於囚虜而歸。再與樹遇。猶慰解勉勞。若恐傷其意者。下至隸役之嘲譎。亦遑巡退避而不校。則元豈寡恩者哉。元尙能恕樹於旣爲變之後。乃不能撫樹於未交兵之前。無是理也。此吾所以論元之待樹。蓋厚而非薄也。然元亦不能無罪焉。日與樹周旋。不知其肺腑。猶以君子待之。一罪也。簞食豆羹。見於色之人。乃與共載。託於死生。二罪也。情意未孚。而遽忘彼我。以示無間。三罪也。明不足以燭姦。誠不足以動物。何適而不逢禍哉。惜乎華元有君子之資。而未嘗學也。

晉趙盾侵鄭

宣公二年

○楚滅若敖氏

宣公四年

物以順至者。必以逆觀。天下之禍。不生於逆。而生於順。劍楯戈戟。未必能敗敵。而金繒玉帛。每足以滅人之國。霜雪靈霧。未必能生疾。而聲色畋游。每足以殞人之軀。久矣夫順之生禍也。物方順吾意。而吾又以

順觀之。則見其吉而不見其凶。溺心縱慾。蓋有陷於死亡而不悟者矣。至於拔足紛華。寓目昭曠。彼以順至。我以逆觀。停筇於大嚼之時。覆觴於劇飲之際。惟天下之至明者能之。鬪椒汰侈於楚。帥兵救鄭。晉趙盾乃退師示怯。以順適其意。而益其疾椒也。遂謂趙盾真畏己者。憑恃其強肆爲悖逆。親集矢於其君之車。以覆其宗。盾投之以順。而椒不觀之以逆。殆非盾之能誤椒。蓋椒之不能察盾也。然盾之爲謀。於難察之中。猶有可察者焉。豪奴悍婢。鬪頑很戾。闔室之人。皆畏避之。出而冒市人。則必奮臂與之鬪。蓋其威行於家。而不行於市。此殆易曉也。椒之跋扈。楚人素畏之。爾一出楚境。與敵國遇。則相視猶道路之人。何爲遽下之哉。趙盾卷旆改轅。未戰而卻。遂巡若有所懼者。此理之不當然也。理不當然而然。其必有所以然矣。椒於此。曷不深致其觀乎。謂晉封略不如楚。則否。謂晉謀臣不如楚。則否。謂晉甲兵不如楚。則否。反覆推考。莫知其端。是殆養我而納之於禍也。牛羊犬豕。醉於餒養。身日臃而死日近。椒趾方顛。圖靈而爲人。乃坐受仇敵之餒養。侈增貫盈。自赴刀刃。亦愚矣。向使椒獨肆其侈。不遇趙盾。以養其惡。豈遽至於此極乎。曰。意在於善。凡所遇者皆養吾善之物也。意在於惡。凡所遇者皆養吾惡之物也。豈必遇趙盾之設謀。然後能養其惡哉。一雨露也。一寒暑也。梧櫝得之。以養其柯條。荆棘得之。以養其芒刺。造物者。曷嘗有心厚梧櫝之材。而稔荆棘之毒歟。咸其自養。而未有養之者也。椒苟意於善。盾雖示弱。而養其惡。未必不逆觀其詐。悚然微懼。而啓改過之門矣。盾本將以養其惡。椒反資以養其善。殆惟恐遇盾之不蚤也。

晉靈公不君

宣公二年

天下之亂常基於微而成於著。知微者謂之君子，知著者謂之衆人。黍離之嘆，雖與臺牧圉共悲之。至若見銅駝荆棘於全盛之時，則非知幾者莫能也。晉靈公暴戾凶虐，觴趙盾而伏甲攻焉，人莫不以爲駭。君臣非敵國也，殿陛非戰場也，長戈大戟不用之於邊陲，而用之於宴席，弁冕毀裂，俎豆搶攘，是非可駭之尤者乎？抑不知靈公素與諍臣爲敵，彼其殿陛之間化爲戰場，亦已久矣。特其迹未著，人不能深察耳。靈公失政之初，固已外其臣而讎敵遇之，竊取用兵之謀而爲拒諫之計。隨會將入諫，屢進而屢不視，是制之以靜者也。深溝高壘以待敵者也。其在兵法名曰聲，形之而不能禦，聲之而不能動，兵法旣窮，則直搏戰而已。此趙盾繼諫於隨會之後，所以幽有鉏麇之賊，明有喉癸之舉也。心攻不下，始以力攻，心戰不勝，始以力戰。人見其旣動干戈，方矍然駭懼，自識者觀之，則靈公肺肝之內，念念舉兵，樽俎之上，日日流血，方臣主相際，都兪吁咈之時，固已使之寒心矣。盾也不知其君以讎敵遇己，尙譎諛進說不止，迄至伏甲之變，何其見之晚也。爲盾謀者將奈何？曰：二國相怨，一使可和，二壘相持，一騎可解。豈有讎敵尙可通，而君臣終不可通者乎？情睽則君門萬里，情通則萬里君門，其相去一間耳。君臣固有復通之理，彼靈公之無道，殆未易以常法論，詎可責盾以必通哉？是又不然。靈公與盾本君臣，特以疑阻而視之若讎敵耳。若鉏麇使盾，風馬牛不相及，操刃而來，是乃眞讎敵也。其入門伺隙之際，豈復有善意哉？一見其盛服假寐，形神俱肅，戢毒蠲忿，寧斃其軀，而不敢損盾之毫芒，誠敬之動人也。如是讎敵之眞者，猶可孚格，況素號君臣，暫爲

離敵者乎。使盾保養此敬。立朝之際。常如將朝之時。未必靈公之意不同也。平旦之氣。真粹清明。如水未波。如空未雲。如玉未雕。如琴未鼓。當盾盛服將朝之頃。此時此境。前追唐虞於既往。後借洙泗於方來。豈復春秋爭奪之世哉。情其出與物接。機械橫生。上不能救主失。下不能免惡名。視平旦真粹清明之地。駟奔電逝。而不可還矣。雖然。春敷秋槁者。衆木之性也。且存盡亡者。衆人之氣也。喬松巨柏。貫四時而柯葉不改。其視春秋。何有氣之得其養者。昏晨晡昧。混混同流。亦安得且盡之辨哉。故出乎木之類者。無春秋出乎人之類者。無且盡。

晉趙穿弑靈公

宣公二年

○許悼公飲太子止藥卒

昭公十年

手有高下。故委輕重於權。自有憎愛。故委妍媸於鏡。心有偏黨。故委是非於聖人。天下之所以歸誠委己。惟聖人之聽何也。至公而可以裁天下之不公也。至平而可以揆天下之不平也。至正而可以服天下之不正也。中天下而立。並受萬世是非之訟。天高海澄。衆理自見。不爲顏閔而損毫髮之過。不爲跖蹻而增錙銖之惡。苟持衡不定。軒輕靡常。則何以爲萬世公議之主哉。左氏載趙盾之弑君。託爲仲尼之言。曰爲法受惡。吾竊意非仲尼之言也。盾果有惡。豈容其辭。盾果無惡。豈容其受。操賞罰之柄者。但當核其有無耳。豈論辭受之地哉。今言爲法受惡。是盾本無弑君之惡。作史者爲法而強加之。盾亦爲法而勉受之耳。寧有聖人肯許秉筆者。輒加以惡乎。聖人果許秉筆者。加人以惡。則萬世是非之衡。至是而撓矣。法爲罪設者也。無疾則無方。無罪則無法。若謂盾非弑君。特爲法而受惡。則罪與法。豈兩物耶。自斯言既出。而

趙盾之事始爲後世所疑矣。盾之弑君本無可疑。靈公之殞雖假手於趙穿然桃園之難不作於盾未出奔之前而作於盾方出奔之後盾身朝出穿變夕興盾若不奔穿亦不弑是弑君之由實起於盾穿特爲盾役耳使穿專弑君之謀則事捷之後當席其威而竊國靈何有於一亡大夫復推之乘大柄乎則穿之弑爲盾而不爲己明矣盾聞君弑而亟反不惟不能討穿又遣迎新君以固其寵是德其爲己用而陰報之也卒爲將犯陣及其成功必曰將破敵而不曰卒破敵奴爲主推刃及其論罪必曰主殺人而不曰奴殺人穿旣爲盾弑君盾雖欲辭弑君之名得乎旣不可辭何名爲受董狐書之仲尼因之皆以正法而治盾之實惡不聞有所謂爲法受惡者也後世誤信左氏遂以爲真仲尼之言迺謂聖人之筆固有名誅而實貸文抑而意揚者沿及許世子止之事亦意以其非親弑附之於爲法受惡之義抑不知殺人之情有謀有故有戲有誤謂之殺則同也殺人之具有刃有槌有膠有藥謂之殺亦同也世有誤以藥殺人者等之於戕劫屠剝輩刑辟輕重固有間矣然不謂之殺人則不可許止誤進藥不幸而殺其君雖視商臣蔡般之惡相去不啻千萬至於弑君之名安得而不與之同乎書其弑君蓋法所當然亦非所謂爲法受惡也左氏託爲仲尼之言誤後世如此抑其間又有甚紕漏者益知其非聖人之語焉董狐責盾之兩言深中其肝膈之隱所謂亡不出竟者蓋責其遷延宿留潛有所待以爲與謀之證耳曷嘗謂在竟內則有罪在竟外則無罪乎左氏不達狐之意復託仲尼之言曰惜也越竟乃免審如是則後有姦臣賊子如盾者逆謀旣安從近闖出候於竟外聞事克而徐歸遂可脫弑逆之名矣是爲姦臣賊子畫逃罪之策也夫豈

聖人語耶。

晉成公爲公族

宣公二年

與於治而廢於亂。法之良者也。興於亂而廢於治。法之弊者也。帝辛以暴侈毒天下。炮烙刳剔之刑。鉅橋鹿臺之賦。叢然並起。武王旣事牧野。首反商政。還成湯。太甲。武丁之彝典於一日間。向者淫虐之法。悉芟悉鋤。本拔源塞。曷嘗深毒遺害。以誘後之人哉。至於成康之世。雖欲除弊。固已無弊之可除矣。後世有弊之可除。必前世除弊之未盡。其美在後。其責在前。吾見惠帝除挾書之律。然後知高帝之緩於儒術也。吾見文帝除誹謗之令。然後知高帝之緩於忠言也。高帝伐秦。雖日不暇給。他事縱未能盡革。至於儒術之廢。忠言之壅。寧忍坐視沒身而不問乎。幸而惠文刊除其弊。使亦如高帝之不問。則終四百年之業。名漢而實秦矣。後世因惠文之得。而知高帝之失。吾亦因晉成之舉。而知文公之闕焉。晉自驪姬之難。詛無畜羣公子。晉於是乎無公族。至成公踐阼。而始復之。由成公上距驪姬之世。所歷者幾君矣。先文公而作者。如惠如懷。蓋不足責也。後文公而繼者。如襄如靈。亦不足責也。獨文公名列五霸。號稱明君。身受春秋賢者之責。乃循驪姬之約。宗族離析。曾不知恤。豈可舍此而他責乎。況驪姬之難。文公嘗親被之矣。其所以顛頓奔走。適狄適衛。適齊適曹。適鄭適楚。齒髮老於道路者。正坐驪姬之詛也。幸而反國正位。盍懲創是禍。轉思公子公姓。散在邊裔。多歷歲時。豈無駭懼危慄。如吾之斬祛者乎。豈無空乏餓憊。如吾之乞食者乎。豈無慢侮陵辱。如吾之觀浴者乎。以吾身前日之困悴。度他人今日之艱勤。是宜亟發號令。鳩集撫摩。

以盡惇敍之義。顧乃急於功利。不暇更革。時異事改。雖其諸子如樂在陳。雍在秦。俱未免流離之患。再三傳之後。始克正之。吾是以爲文公恨也。天下之弊。法固有經。千百年而不能廢者矣。衛鞅之阡陌也。漢武之鹽鐵也。張滂之稅茗也。劉守光之沮兵也。是雖知其弊。然或掣其前。或牽其後。未易以朝夕去。至若公族之制。復何所齟齬哉。令出堂陛。而法成有司矣。文公之猶豫不變。果何意也。善爲文公辭者。吾將問之。

楚子問鼎

宣公三年

一夫而抗強敵。一言而排大難。此衆人之所喜。而識者之所憂也。楚爲封豕長蛇。薦食上國。陳師鞠旅。觀兵周郊。問九鼎之輕重。其勢岌岌。若岱華嵩岳。將覆而未壓。王孫滿獨善爲說辭。引天援神。折其狂僭。使楚人卷甲縞戈。逡巡自卻。文昭武穆。鐘簷不移。漣水維都。城闕無改。其再造周室之功。實在社稷。是固衆人之所同喜也。夫何憂憂之云者。非憂其一時之功也。喜在今日。而憂在他日也。天下之禍不可狃。而幸不可恃。問鼎大變也。國幾亡而祀幾絕。王孫滿持辯口以禦之。所以楚子退聽者。亦幸焉耳。周人遂以爲強楚之凶。饑如是。尙畏吾之文告。而不敢前。異時復有跳梁畿甸者。正煩一辯士足矣。是狃寇難爲常。而真以三寸舌爲可恃也。由東遷以來。周之君臣。上恬下嬉。奄奄略無立志。身不見驅馳之費。口不誦板蕩之詩。玩於宴安。浸以媮墮。君子猶意倘遇禍變。庶幾儆懼。改前之爲。今三代所傳之大寶。鎮器。蠻夷跋扈。乃敢睥睨蕩搖。欲以腥膻污漫之侈。然有改玉改步之意。禍變孰大於此。使王公卿士。怵惕。祇畏懷覆亡之虞。則后稷公劉之業。猶有望也。適王孫滿之說。偶行其君臣相與高枕。遂謂吾舌尙存。寇至何畏。狃其

禍而恃其幸。開之者非滿歟。自是之後。相襲成俗。問其治國。則先文華。而後德政。問其禦寇。則先辯說。而後甲兵。問其撫邦。則先酬對。而後信義。內觀其實。曰薄。曰頹。外觀其辭。曰新。曰巧。典冊絢麗。尙如在成康之間。形勢陵遲。固已若夏商之季矣。下逮戰國吞噓之際。猶用滿之餘策。虛張九九八十一萬之數。以誦齊。左欺右給。自矜得計。一旦秦兵東出。辯不能屈。說不能下。緩頰長喙。噤無所施。稽首歸罪。甘爲俘虜。始知浮語虛辭。果有時而不可恃也。晚矣哉。人有疾病者。偶得刀匕之劑。而獲瘳。乃憑藉餘劑。酣縱跌蕩。以自投死地。是愈之於先。所以殺之於後也。故吾嘗謂王孫滿卻楚之功。不足償其怠周之罪。

東萊先生左氏博議卷之二十五

鄭公子宋公子歸生弑靈公

宣公四年

鄭討幽公之亂

宣公十年

養生之與養心。其同術而異效乎。一息之差。一啜之誤。是其爲病。朝作而夕瘳者也。養生者兢兢而畏之者。非畏是病也。畏其相之者也。寒止於寒。夫何足畏。然自是而相之。安知其不爲療爲痞。爲厥爲癰乎。熱止於熱。夫何足畏。然自是而相之。安知其不爲躁爲渴。爲疽爲瘍乎。當其相之。雖名醫不能前料其所往。養生者其敢不謹其始哉。養心亦猶是也。喜怒哀樂。稍失其正。以邪傳邪。轉而相之。合散起伏。出沒低昂。千態萬狀。莫知所終。善養心者。所以戒傲恐懼。閑邪存誠。不敢毫釐失正。畏此故也。鄭公子宋。見宰夫解竈。以指動之。驗顧公子歸生而笑。是特相與爲戲耳。戲止於戲。不過抵朝議不肅之罰。其爲愆也微矣。然是心一失。其正轉而相之。因公子宋之戲。而召靈公之戲。獨不與食。以謬其指動之占。宋乃勃然愠怒。染指於鼎。嘗之而出。此其心之一變也。是心又轉而相之。因公子宋之怒。而召靈公之怒。忿其傲很。將以爲大戮。宋乃恐懼。與公子歸生謀行弑逆。爲歸生所拒。此其心之再變也。是心又轉而相之。因公子歸生之拒。而生公子宋之謀。反譖歸生於靈公。以脅之。歸生果墮其計。懼禍之及。卒相與其弑靈公。此其心之三變也。宋與歸生始相與戲。豈自意其禍之至此極哉。一笑之失。誰能免此。蓋公卿與隸。人人犯之。而官府家庭。日日有是也。寧知是心三變之後。竟陷大逆乎。吾不特爲往者懼。竊爲來者懼也。雖然。水流於下而

止於高。火傳於燥而止於溼。宋也。歸生也。靈公也。三人之中。苟有一人者。善養其心。情性素治。則向來惡念必有所止而不能逞矣。宋與歸生之竊笑。靈公苟知君臣不可相與爲諛。則其禍必止。靈公之不與宋食。宋苟知區區口腹不足累吾心。則其禍亦止。宋之染指。靈公苟稱罪薄。譴不至欲殺之。則其禍亦止。宋之謀弑。歸生苟義形於色。亟正其辭。則其禍亦止。不幸三人者。情性俱不治。以亂遇亂。互相激發。斯其所以同蹈於大禍也。夫豈專一人之尤耶。

楚箴尹克黃不棄君命

宣公四年

正其義而不謀其利。明其道而不計其功。此吾儒之本指也。自謀利計功之說行。雖古人之事。峻厲卓絕。表表然出於常情俗慮之外者。莫不以是心量之。其爲害豈淺鮮哉。楚之滅若敖氏也。箴尹克黃實其族裔。適出使於齊。幸而漏網。是宜委質諸侯。以逃其死。策無先於此者矣。伍員在外。聞伍奢之囚。奔吳而免。李廣利在外。聞李氏之獄。降胡而生。與箴尹之事。正相類也。箴尹獨以君命爲重。明知死地而直赴之。非審於義命。一視死生者。豈遽能辨此乎。謀利計功者。猶曰死地乃生地也。若敖既滅。歸則死而逃則生。人之所共知也。犯死以復君命。君必以爲輕其死而重吾命。殆將赦之以勸事君者。是陽以死結君。而陰取生之利也。吾固知死地之爲生地也。嗚呼。是說也。乃謀利計功者之心也。人如箴尹。尙可以汝之鼠肝蛙腹。斟量之乎。箴尹之言曰。棄君之命。誰獨受之。君天也。天可逃乎。由其言以觀其心。明粹端直。固可對越在天。而無愧。使有一毫覬幸之心。聞之。則心聲所發。必有不可揜者矣。箴尹知有君。而不知有己。知就義。

而不知就生。雖不免於司敗之戮。必以死得其所爲幸。固瞑目而無憾也。豈預期楚子之宥哉。死與不死。在箴尹本無加損。向若借箴尹一身之死。以塞萬世謀利計功者之口。身雖沒而道則彰矣。今適會楚子之寬宥。箴尹之心。有如白水。固不待辨。彼紛紛謀利計功之徒。以己度箴尹者。殆深可憐也。吾又嘗深求其故矣。楚子之宥箴尹也。非嘉其復命也。蓋思子文之治楚也。憫子文之無後也。箴尹非子文之後耶。雖復命猶將殺之。箴尹果子文之後耶。雖在國猶將生之。是箴尹之死生。繫於爲子文後與不爲子文後。初不繫於復命與不復命也。然則箴尹之歸死。豈求生之計耶。吾故發之。以折謀利計功者之說。

赤狄伐晉圍懷

宣公六年

晉敗赤狄滅潞

宣公十年

世未有事非而心是者。譽其兜者必非信。朋跖者必非廉。入許史者必非正。屠袁劉者必非忠。見其事則其心固可不問而知也。事非心是。理所無有。天下亦有事是而心非者乎。曰有。赤狄伐晉圍懷之際。勢方強也。晉侯欲犯其強。荀林父欲待其衰。林父之策是也。赤狄酆舒殺伯姬之際。惡已暴也。晉大夫欲縱其暴。伯宗欲討其罪。伯宗之策是也。人觀其前。莫不非晉侯。而是荀林父。人觀其後。莫不非晉大夫。而是伯宗。孰知二子策雖是。而心則非乎。圍懷之役。林父堅忍以待其衰。非怠也。非怯也。是固理之正也。避邠卜岐。雖聖賢亦有所屈信。林父何媿焉。事雖無媿。至於所以設謀者。則曰使疾其民。以盈其貫。將可殪也。嗚呼。是誠何心哉。酆舒之事。伯宗奮厲欲討其罪。非狂也。非輕也。是亦理之正也。征葛俘臆。雖聖賢亦有所誅伐。伯宗何媿焉。事雖無媿。至於所以設謀者。則曰後之人或者將敬奉德義。以事神人。而申固其命。

若之何待之。嗚呼。是誠何心哉。聞君子成人之美矣。未聞成人之惡也。聞君子懼人之亂矣。未聞懼人之治也。今林父則養人之惡。惟恐其不盈。伯宗則幸人之亂。惟恐其或改。處心積慮。可謂忍矣。此吾所謂事是而心非者也。論者安可信其事而略其心哉。人苟心不在於善。凡所遇之事。曲固曲也。直亦曲也。邪固邪也。正亦邪也。董仲舒、公孫弘、同事武帝矣。仲舒治春秋。弘亦治春秋。世皆內仲舒而外弘。何耶。劉向、谷永、同事成帝矣。劉向奏諫疏。谷永亦奏諫疏。世皆右向而左永。何耶。弘之春秋。人之所以羞道之者。心累其書也。永之諫疏。人之所以喜攻之者。心累其言也。井辱秣陵。泉貧交廣。果然爲之累者。井耶。泉耶。人耶。

鄭公曼滿欲爲卿

宣公六年

內闈則外求。外求則內虛。是理也。樂內之君子。不言而喻。慕外之士。所當深省而力戒也。在易豐之離曰。豐其屋。蔀其家。闕其戶。闕其無人。三歲不覿。凶。萬物皆備於我。則吾室中之藏。豈不夥哉。今歉然以其家爲不足。而屋是豐。捨內而求外。殆有蔀之者矣。使其家不爲物所蔀。反視內觀。洞徹明白。必不卑吾道德之尊。而外求爵位之尊也。必不貧吾禮樂之富。而外求貨賄之富也。必不薄吾仁義之味。而外求膏粱之味也。其所以皇皇求外之豐。憂秩不高。憂權不專。憂勢不隆。憂祿不厚者。特以其內闈耳。內闈日深。外求日急。激水升陵。其澗必涸。傾資結客。其褚必單。吾耳吾目。吾股吾肱。吾心思。吾神氣。盡用於外。以求其所大欲。則其內安得不虛乎。將見無腹之枵。如壁之立。如磬之垂。枵然而空。無所有矣。此所以闕其戶。闕其無人。至於三歲之久。猶無所覿也。亦嘗聞夫子之繫乎。曰。豐其屋。天際翔也。闕其戶。闕其無人。自藏也。外

求之徒。所以求非所求。望非所望。其心浮游猖狂。至欲翔於天際者。無他焉。昏蒙蔽塞。不見其胸中之天而已矣。有能發其蔽。而還其胸中之天。回翔上下。四顧無極。安肯近捨吾天。而思遠翔於天際乎。闕其戶。闔其無人。而釋之以自藏者。此微言也。人之胸中。何所不有。大與天地並。明與日月俱。峻與山岳齊。深與江海埒。顧乃闕之。而一無所覲。向來之蘊蓄運用。皆安所往。是豈他人之所能掩藏乎。馳騫浮競。以汨其真。已有之而已蔽之。自藏而非有藏之者也。易之戒。夫子之繫。反覆切至。得非深憫慕外之士。將拔之於聲利之途歟。嗚呼。室雖蔽。未嘗墮也。人雖無。未嘗亡也。士也。苟斂豐屋之心。反其明於內。則徹其蔽。而見前日之室矣。闕其戶。而見前日之人矣。內閣除。則外求息。外求息。則內虛實。是特一反掌間耳。惜乎士終鮮能自還此交之凶。如鄭公子曼滿欲爲卿者。蓋項背相望也。王子伯廖舉此交以摘其失。似中其病。然玩其辭意。不過取三歲不覲之語。以爲曼滿將死之證。殆未盡其義。故吾本大易之指。附著於末。

鄭伯敗楚

宣公九年

楚子伐鄭

宣公十年

楚盟辰陵鄭微事晉

宣公十一年

楚圍鄭楚敗晉於郟晉侯復

荀林父

宣公十二年

赤狄伐晉晉殺先穀

宣公十三年

晉示鄭以整

宣公十四年

晉賞荀林父士伯

宣公十五年

片言而判者。議之易決者也。晉楚爭鄭。載於史者詳矣。是非曲直。皆片言而可定也。柳棼之勝。鄭激楚也。潁北之逐。晉侵鄭也。辰陵之盟。鄭負晉也。子良之言。前智而後愚也。圍鄭之役。討其罪也。哭陣之譎。紆其死也。皇門之退。哀其窮也。楚鄭之事。小詐而大其也。先穀復也。中行弱也。會知彼也。首知己也。厥分惡也。書察姦也。原屏黨而錡旃賊也。先濟之鼓。志不定也。舟中之指。軍無律也。敖前之覆。備有先也。築軍汰而

作宮遜也。苟之宥德掩眚也。堯之滅過作非也。蒐之整弱示強也。曲梁補過而瓜衍導言也。凡晉楚鄭三國之故無慮數十條。皆可判於一言之下。是固穉壯之所厭聞。師生之所厭講。曾何足深論乎。吾請掇前人之未發者論之。晉楚之相遇也。孫叔敖不欲戰而伍參欲戰。楚子違叔敖而聽參。伍卒有郟之勝。論者必將咎孫叔敖之無謀矣。抑不知叔敖令尹也。伍參嬖人也。三軍之進退。國政之大綱繫焉。今不出於令尹而出於嬖人。雖幸一時之勝。而一國之大綱自是而亂矣。以一勝而亂一國之綱。是以鴻毛易泰山。以敝屣易天下。豈不甚可惜哉。使叔敖之謀果非。伍參之謀果是。猶不可長。況叔敖之謀未必不是乎。晉楚不務德而力爭。收師而退。免斯民暴骨之患。所全者多矣。壘俘振凱。震威聲而示得意。庸人之所誇。而慮遠者之所憂也。叔敖之謀。其可厚非哉。吾嘗深繹叔敖之心。見其炯然之誠。貫日月。洞金石。而後世莫或知焉。叔敖主退者也。伍參主戰者也。楚子既黜叔敖之謀矣。不忠者居叔敖之地。必幸師之敗。以實吾謀。至於衆人。亦將拱手熟視。置軍旅之事而不問也。及楚子之逐趙旃。叔敖亟畫先人奪軍之策。車馳卒奔。以乘晉師。惴惴然惟恐楚之不勝。反若主戰之尤者。獨何歟。蓋當是時。叔敖之忠誠奮發。惟知有吾君而已。己之勝與負。不暇恤也。參之中與否。不暇恤也。勝負中否。皆不入於胸中。獨吾君之是徇。嗚呼。此真事君者也。此萬世爲臣之大法也。吾惜其叢立錯列於重編沓簡之間。世不復異日視之。故出之以與學者共。

已服之民不可過求。已馴之虜不可過責。流亡之未集也。姦宄之未殄也。搶攘之未定也。爲人上者。慄慄乎憂民之未服。手朽索而足淵冰。撫之靡之。顧之復之。游之泳之。如護元氣。如保赤子。惟恐有一髮之傷。至於宮內清晏。怨誹息而謳歌升。爲人上者。遂謂民既服矣。何令不從。何索不獲。既攫其雛。又覆其巢。既擄其葉。又斧其榦。民始不勝其求。焦然思亂。殆求之之過也。戎虜之禍。何莫由斯。平城之弩。甘泉之烽。嫂書之侮。尺牘之倨。腥羶陵縱。驅引弓之民。南面與漢天子爭爲長雄。當是時。雖欲左右富戶之羣。解辯束衽。猶或難之。況欲屈單于之膝哉。逮至渭橋受謁之後。虜勢折矣。元成哀平。接於新莽。主昏臣庸。徒恃虜之已馴。而責之無已。阻其朝焉。丐其壤焉。制其條焉。奪其靈焉。虜不堪其責。背叛侵掠。故態復作。是非虜之不馴。殆中國虐之。而不容其馴也。先王之待戎虜。急其悍而緩其馴。故戎虜之困。必託命中國。以求息肩之地。豈若後世爲哉。悍則奉之。馴則責之。是長欲其悍。而不欲其馴也。凡人之情。寧爲人所奉乎。寧爲人所責乎。戎虜雖愚。其亦知所擇矣。利害相形。彼安得不以稱兵窺塞爲大利。奉琛入貢爲不祥哉。晉郤成子之論。其有見於此矣。衆狄附晉之始。諸大夫侈然驕溢。諱一動之勞。乃欲坐而召狄。嗚呼。諸大夫忘衆狄未附之時乎。冒鋒鏑。蒙甲冑。面夷身創者。未嘗絕也。其未附則不敢避。攻戰之苦。其既附則遽欲憚行役之勤。何其志之易變耶。郤成子獨知馭戎虜之道。不可恃其馴而煩其責。遂以能勤有繼之說。曉譬諸大夫。次於攢函以會衆狄。屈己而不勞彼。終得衆狄之歡心。向若從諸大夫之議。則衆狄必謂吾赴晉屬耳。一之日已召我於會。庸詎知二之日三之日。不召我而征役之乎。庸詎知四之日五之日。不召我而

翦剝之乎。釁端亂兆。未必不基於此時也。或曰戎虜之性。陵之則懼。柔之則驕。諸大夫之召狄。其或出於此歟。曰。陵之則懼。柔之則驕。固戎虜性也。中國而戎虜云乎哉。

楚子從申叔時諫復封陳

宣公十一年

凡言必有端。發端自我。則我輕而彼重。發端自彼。則我重而彼輕。臣之事君。則無彼我之間。亦非屑屑較輕重之地也。然自古善諫其君者。未嘗肯自發其端。必回翔容與。待其君之先發。始徐起而收之。是豈若戰國策士。捭闔之爲哉。蓋發之自我。而不自君。則言者瀆。聽者慢。吾懼其諫之無力也。俯首而告人者。百拒而一從。仰首而答人者。百從而一拒。說豈有二哉。勢隨地而改。心隨聽而移也。是故君子將進諫於君。必自其發言之端。始楚子之縣陳也。申叔時既知其非。曷爲入見而不亟諫哉。入見亟諫。是叔時自發其端。而求楚子之聽也。以卑而求尊之聽。其聽其否。皆付於不可知之中。疇能自必乎。於是不言縣陳之得計。亦不言縣陳之失圖。入見不賀。以生楚子之疑。以致楚子之詰。推問端而使楚子自發之。楚子果懷不能已。遽詢不賀之由。嗚呼。楚子之口一啓。而操縱予奪之柄。已入叔時之掌握矣。乃從容進蹊田奪牛之喻。立談之間。主意開悟。而復陳之封。用力省而成功速者。無他焉。蓋楚子渴聞叔時之言。而非叔時企望楚子之聽也。向使入見之初。卽進此喻。則楚子之聽。豈如是之捷哉。同是喻也。進之於楚子未問之前。則如土芥。進之於楚子既問之後。則如鼎鐘。毫釐之差。用捨判焉。吾是以知善進言者。又不若善知時者也。抑又有大者焉。楚子悔悟將反陳之地。又問於叔時。使他人承此問。必躍然慶。欣然賀。蠢躍鯨抃。不知措

身之所矣。叔時之處此，何其甚暇而有餘也。曰可哉。吾儕小人，所謂取諸其懷而與之也。改如是之過，成如是之善，曾無一毫贊譽之辭，質略簡易，如家人父子，相與語米鹽瑣事者，則叔時方寸之地，豈譎譎者所能窺哉。大憂不慄，大喜不搖，閔量遠度，雖委之六尺之孤，投之百里之命，殆未足爲增損也。後世之士，豈無愛君憂國之志哉。所養不堅，爲事所動，其志先昏，其神先沮，倉皇喘汗，顛倒奔冕，奔走而告諸君，氣竭語盡，而其君纔以嘻笑遇之，幸而君意稍回，則不勝其喜，墮玉失舄，君之言方一，而獎之者已百，君之言方十，而獎之者已千。淺中狹量，驟諫倏喜，非特其心易滿，適所以驕其君而使之易滿也。噫，安得如申叔時者，與之論事君哉。

楚子伐蕭

宣公十二年

以物爲惠，惠之麤，以城爲守，守之下，楚師之圍蕭也。衣雖寒而三軍之士不寒，蕭人之受圍也。城未破而還無社之心先破，蓋以卒伍之賤，而得勞拊於其君，固已不啻重覆純綿之溫，至於士心內離，則雖雉堞天立，百倍於蕭之城，亦將隨之而潰矣。惠豈在物而守，豈在城耶。世儒習聞此說也，遂以謂善言煖於布帛，物皆可廢，人心險於金湯，城皆可壞，審如是，則武王大巡六師，慰藉獎勉，政無煩秦牧二誓矣。而爵之五，士之三，財之散，粟之發，胡爲汲汲繼之。彼周家積德累功，夫豈不得人心者，而詩雅所載，城東方朔方之類，果何謂也。大抵惠有名有實，不可偏勝，守有本有末，不可獨遺，名實相資，然後其惠孚，本末並用，然後其守固。楚王之勞拊，不待有實，而人佩其惠者，以其方在塗耳，使其居國，左府右庫，坐視師人之寒，肩

鑄而不肯發。徒欲以空言悅之。堂堂三軍。豈可如嬰兒。孺子給之乎。蕭人既失心。苟又無數仞之城。則楚師一呼。魚潰鳥散。所以猶及明日而陷。寬一夕之期者。城之功也。向使衆心成城。與版築之城。互相表裏。雖強如楚。豈能遽搖之哉。物固不可恃也。輔以誠意。則聖人之惠也。城固不可恃也。輔以人和。則聖人之守也。君子之論止於中而已矣。以誠爲輕。物爲重者。固不足責。若曰我專任誠而廢物。亦非中也。以人爲輕。城爲重者。固不足責。若曰我專任人而廢城。亦非中也。君子之論止於中而已矣。唐德宗之狩奉天。嘗遣人諜賊。寒而請袴。求而不能得。憫默而遣之士。竟爲之用。蓋哀其窮。而感其誠。領憫默之意。固踰於五袴之賜矣。是人雖未有得袴之實。而深體德宗有無袴之實也。世謂德宗以名使人。吾獨謂德宗以實使人也。方德宗雄據都邑之時。犒軍少糲。遽致涇原之變。食糲尙爾。況無袴乎。當其豐則有食。猶足以生亂。當其窮則無袴。猶足以使人。信矣人之不可欺也。奉天之難。雖渾瑊。韓游瓌。不二心之臣。盡死以扞社稷。當梯衝並進。君臣相泣之際。非前築奉天之城。則忠臣義士。亦何所致力耶。吾又知得本果不可忘末也。世儒之論可盡信哉。昔孔門之論兵食。必曰不得已而去。未嘗得已而欲去之也。其亦異於世儒之論矣。

公孫歸父言魯樂

宣公十四年

舊國舊都。望之悵然。遲遲其行者。亦聖人去父母國之道也。土思者。聖愚之所共。公孫歸父懷於魯。曷以獨爲晏氏之所譏。曰去國而懷者。情之正也。儀之琴。居北而音南。鳥之吟。身楚而聲越。是固情之不可解。而仁人君子之所許也。因去國之悲。然後懷在國之樂。曷有居其國而知其樂者乎。獸在阱則思墻。當其

走壙。未嘗知壙之樂也。烏在籠則思林。當其棲林。未嘗知林之樂也。歸父方居魯。而喋喋以魯樂告人。自非不安其常。而嗜其利。何自而知其樂哉。岱之山。洙之水。五父之衢。大庭之庫。城闕井邑。物產土俗。呱而育焉。髻而嬉焉。弁而游焉。固非驟見而忽聞。胡爲而誇語於人哉。日飯稻粱。未嘗以告人。一得熊蹯牛心之饌。則譽其珍。歲衣布帛。未嘗以告人。一得霧縠文錦之服。則譽其美。吾是以知歸父之譽魯樂。必棄常而嗜利也。棄常嗜利。乾沒不已。雖非晏氏。固可指期而俟其亡矣。至樂之地。人皆有之。惟不能有其樂。而樂移於物。故馳騫而忘反。權寵之樂。勃如也。詞華之樂。驕如也。聲色之樂。昏如也。畋遊之樂。蕩如也。是皆陋人之所樂。君子之所哀。哀之者。豈預憂其禍之至哉。鷓鴣嗜鼠。螻蛆甘帶。句等臭腐。而忻慕耽惑。以身償而不悔。此固達者之所甚憐也。歸父譽魯樂之時。固已可悲。奚必悲其將亡哉。吾嘗聞孔顏之樂矣。蓋樂其樂。而未嘗倚於一物也。請問孔子之樂。曰。飯蔬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請問顏子之樂。曰。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不改其樂。然則飯也。飲也。曲肱也。非孔子之樂也。特樂在其中而已。簞也。瓢也。陋巷也。非顏子之樂也。特不改其樂而已。卽六物而求孔顏之樂。邈不可得。意者孔顏之樂。果窅然而無物耶。彼所謂樂在其中者。在之一辭。必有所居也。彼所謂不改其樂者。其之一辭。必有所指也。居何所居。指何所指。吾黨盍共釋之。

